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THE JOURNAL OF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第三卷第三期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民國十年十月一日發行
上海亞東圖書館

中華教育界

第十一卷第三期

目錄

每冊定價一角五分

中華書局發行

智識界的責任

李璜

這篇文字是從享利罷爾倬斯 M. Henri Barbusse 的原著直譯出來。罷爾倬斯是現在法國青年智識界一顆明星。他的生平和著作已由本刊介紹過來，便不在此多說。這篇是他最近在「光明」週刊上發表的論文。覺得內中的話狠與我們的思想有些益處，所以譯了出來，并在後面附了一些我個人的閒話。

我的朋友們和我，曾經屢次向智識界譚論他們對於社會應有的責任。我今天再來比較往日特別用力的譚一譚。因爲我們現在是思想與事物混亂的時候，狠宜於更明白的，更有力的討論。我們有句舊話，在這個變故狠大的時代，這句舊話的價值更大，他說得好：『我們該當各人拿起大家的責任來。』

智識界——我說的是眞能思想的，不是消閒的名士，賣嘴的說客和精神界的利用者與寄生虫。——是在生活混亂中間爲思想的傳達者。無論是科學家，哲學家，批評家，文學家，他們神聖的職業，就是用科學的公律，藝術的作品和最恰切的說法，將無限的眞理指定和安排起來。因此，他們便爲衆人指出了一條道路，一個方向。他們可寶貴的能力，是將各種事物呼出他的眞名字來。Appeler les choses par leurs noms 有了他們，眞理便承認整理和增長起去；并且他們有組織出來的思想足以改正和指揮一般的信仰和事情。因爲這個最高的効用，思想界的工人所以常常是人類史上最大變動中間爲首的一些人

在今日，他們第一的責任，也是該當用起全副精神，去經營這個要脫出羈絆努力向前的大變故。這種「思想」職業的純潔精神，常常在命令他們要知道他們職業的偉大處，要脫出庸衆所陷溺的近利，才能辨別眞實的所在，繼續思想的事業，自然是在壓迫的四周裏抬起頭來，在立刻的功利裏抽出身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良心上最高的命令，又在呼我們去做。

我們知道社會的問題不一定就是人類問題的全體，但是他在我們人類所有關於將來的問題裏面，算是一種使我們能夠直接去收干涉的效果的。我們既然能夠爲力，便該當把他放在眞實的地位上：把他表現在實事上面，力行起去，始終不懈。能夠

實行，便是精神的勝利，便是一個活的進化的第一步驟能行這第一步，便可以掃蕩一切，發現出一條衆人可以行得的路出來。

從前的時候，物理學和生物學曾經受過玄學和宗敎的阻礙。在數千年中間，許多的糾紛，弄得他們停滯不能前進，并且表現些幻想可笑的意義。到後來，這些科學換了他們的眼光，把他歸在有方法的實驗和考察上面，同時取消所有怪誕不合事實的想法，改換搖動和感情作用的根本探討，爲另一個尋法，然後這些科學的研究才開始有秩序的貢獻他們的成績。從此以後，才慢慢用分類的方法， Classification 規律自然界現象的紊亂，標出一些自然的公律，蓄積一些可靠的定理。第一個認識這個科學方法的偉大價值的人曾經說過：學識便是先知與能爲。

Savoir ,C' est prevoir ot ponroir,

自今以往的社會科學，也該當是這樣的。在今日恐慌的增長，使我們確認了實際。我們便該當把知識的方式彼此關連起來；聰明的和穩健的去劃定我們的理想。

并不是要去建設一種新宗敎，也不是要探得一個塵世間的極樂世界，我們不信奇幻；不講超物并且甚麽實現人類眞正幸福的說法，或是忽然得着普愛和大同的想法，我們都不忙去講。因爲幸福，普愛，大同，這些字眼，照他們的全體意義說來，都緊付着理想和情感的力量，爲社會科學的界域和方法一時所達不到的。這些深遠的事物，——指普愛大同的實施——要使人人許大內心生活的修養，該當歸在內心修養的界域內去。

許多可寶貴的思想都一意的認社會的進化與道德的進化爲一件事。他們承認一時的革命只是改變人類根性的心情革命的結果。他們常說：『改變事物，該當改變了人類。』

這個高妙的思想，反把事理弄亂了。因爲他把問題移在空闊不可捉摸，并且不能下手的境界裏面。固然是如果人人都好，社會當然變好。但是我們相信這個好字，在事物的自然運行裏面，從來不能分散得那樣周到，那樣平均。歷史的事蹟給我們許多的榜樣，使我們承認人類在他個人根性上是狠欠精良。只是一些最高道德的說法，感情和愛好的提倡，如果不基於實行的可能；無當於事理的必然，雖然能夠動聽於一時；終久不能實施，或者一實施便立刻變了性質，不是便自相矛盾起來。

懷杞憂的道德家，愛自由的理論者，多半熱中於這個感情的

概念。這個觀念在一時社會上有抵抗惡魔，鼓勵破壞的力量的益處。但是不能長久因為一到實施的境界便為當前的紊亂所點汚，所軟化了。

要想把人類的天性都改善了。這個慈悲的心腸，我們狠可以留着。但是在未達到人性盡善的時候，我們該當檢點自己最應受嘲笑的地方是拋却眼前深深受罪的人道不管，一心去尋求未來的天堂，不知道這人道的命運現在已經有了絕滅的危機，

譯完了這篇論文又重讀了兩遍覺得狠有些地方該當申引一下，便用罷爾俾斯平常講過的話來說明，幷且覺得自己有些話要說一說。不過我這些閒話都是和朋友通信隨意討論的資料現在直把他一幷寫在這後面還求閱者的原諒。

罷爾俾斯在他的「混亂中之微光」書中第二章上說：

「我曾經說我們過活這種的日子，很是一個羞辱。（按指大戰從軍時）我現在便向我所有普遍的弟兄們說：你們過活現在的日子，是大有一個責任的。我們未到完全相信自己無能的時候，萬不能去聽天安命。患亂只有使我們格

外去思想。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理性」的生物，「理性」在我們良知裏是一條正路，是一盞明燈。」

他接着又說明要求社會改革，幷不是感情的作用，是理性的判斷的結果。他說：「理性不能造作眞理，但眞理都由理性尋求出來。現今世界裏眞理已經退藏，是狠明白的一件事。雖然有時有人還在崇拜他，但是狠不容易見着他的面。全靠痛苦才使我們深深的覺着眞理的所在，我們眼前才呈現出一個光明的影子。進退維谷的無產階級首先在一瞥光明中覺着公道兩個字。隨後被犧牲者被强暴者被騙遣者在宛轉呼號中間也夢想溫情和平等的美麗。……

「可憐的人類呼號是一點沒有益處！你該當自己明白。……對於寡婦的矜憐，對於戰爭和飢渴的咒恨，文學家和道德家的時時咏嘆，都是些耳角春風。既然在事實上如同律師搜出許多證據證明這侵奪人權引起禍亂的舊制度的罪惡，我們便該當決定態度，明白些說：我們該當由眞理引出眞理，去尋討他的根源，去做理性的事業。

「要整理這個混亂，該當是理性當先，該當唯一靠理性

的力量。社會的慣律不是狠凶毒嗎？不錯的，因爲他首先不合乎理性。所以我們要相信這個沒有理性的判斷：慈悲心腸是一點沒有益處的。自然是慈悲心腸本人類最大母性的良能而來，并沒有比他純潔的了。我們覺得着痛苦，便可見我們內心的深處。但是這種情感是不大靠得住的，他能夠錯誤，他常常錯誤，無論他如何用得恰當。可以說他這種本性是不會差謬，不過差錯在對於事實上面。所以我們看見許多羣衆常常激昂慷慨的去向着一些偶像或荒謬的事表同情，拿起一種愛情去幫助結仇報怨的事情……

「只是在人情的慈善內面在他愛人的心腸內面，去尋求一種改造，未免太寬泛了，或者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心頭的顫動常常當用一種精神來節制着，當依附不能變動的理性：感情當發於意識，意識萬不該當生於感情，世界上最完美的，沒過於有意識的感動，項透澈的愛情。」

詭爾偉斯提出責任兩個字，狠引起我一些思索：覺得我們對於社會的改革，動於感情者較多，認爲責任者較少。既然偏於感情的一面，所以在事實上往往發生些可笑的矛盾，在內心裏往往起伏些無謂的波瀾。明白些說，就是我們如果完全仗着這感情的衝動去定方針，去對外物，我們的思想還不能夠算是澈底，我們的脚根還不能夠算是穩當！我們或者應思量一番！

我們固然人人都受了些不良社會的痛苦。但是我們對於社會改革的主張，不能全對着自家的痛苦說話，該當用「理性」來作個標準。換句話就是我們批評現社會的制度，要問他合理不合理。我們所以主張改革了他，因爲他太不合理的緣故，不是因爲他傷了我個人的感情。或者有時傷我的感情的事實，又并不傷別人的感情。因爲幸福和痛苦依着各人的情性與環境，便各呈一種色彩。他們的色彩既然搖搖不定，我們如何能去作爲實施的準則。固然人生是避苦尋樂，但是這苦樂二字要該當用「理性」來判斷一下。不然，我們的論調便難免前後矛盾，不能一貫。我們的舉措便難免昨非今是，時常搖動。其結果與個人心頭多添些懺悔，與社會改革多生些轉折。這都是徒恃感情，不問「理性」的必然的現象。

我們旣得着理性判斷的果結認爲眞理是在面前了，我們便不可放過便應認爲自家的責任，努力的做去或是備當學術或是養成力量或爲前驅或作後備無論用口用筆，用思想用精力以至於用一腔血，一個命，方法雖不同，都是爲盡我們在理性上面認定的這個責任。我們的環境儘管不同，我們的對象儘管有異，我們的能力儘管不一樣；只要我們認定責任做去，我們便是一齊趨赴同一的目的，我們彼此又何所欣羨何所愧怍。

羅爾偉斯不相信大同世界的最近的實現，或者有人要笑他思想舊了。但是我們的理想無論如何高尙，我們終不可以太否認了現世界的事實。根據歷史的事蹟，我們相信人道是日向進化的途程。但是這個進化是有次序的。促進進化，要不可以太躐等，太躐等便往往生出反感，轉把進化就誤了。社會的問題不是空間的問題，還是時間的問題。人道該當比如一根狠長的鐵鍊：每一環雖有每一環的獨立存在，但是前一環與後一環却有相輔的關係。我們偶然在一環上面，便得着以上若干環的提攜的力量，我們旣受賜於前環許多的好處，我們便該當有光大先業誘啓後來的責任。我們心目中萬不可存『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想法，不管空間的情形，不問時間的關係，任意選擇最高尙的一種理想，要勉强去實行：敢說這是白費了力量，自家以爲替後人一齊包辦，殊不知反轉爲後人添了累贅。這個說法，并不是自家不肯相信自家的創造能力，是因爲社會并不是一種空中的樓閣，創造該要在一個狠堅實的基礎上面，才不會一經風雨，立刻頹壞。我們知道最完美的社會終久要由我們人類的力量創造出來。但是舉目四望，現社會這樣的基礎——尤其是中國社會這樣的基礎——我們便放了心嗎？不去再預備，再築穩一下嗎？立刻便在上面開始建設理想中的完美社會嗎？這樣想法，未免太樂觀一點。我們還該當有許多預備的工夫，或者我們的後人都還該當繼續我們這種預備的工夫，——這個預備工夫的意思是對於人道的全體而言——我們不要錯認了我們的這個責任。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國孟北里野

一八二〇年以來法國抒情詩之一斑

黃仲蘇

目前中國新詩的發展雖是十分幼稚，然而偉大的將來已經在許多創作裏有些期望的可能隱隱約約的表示出來；但是新詩之完成所需要的元素太多，我們當從各方面着手，例如外國詩之介紹——不僅譯述詩家之創作，尚須敍論詩的各種派別，某派的主義，某詩家的藝術，都值得我們精微的研究——放大我們對於詩的眼光，提高我們對於詩的概念，都是其中刻不容緩的一種重要工作。

我自問研究法國詩的工夫太淺，冒昧從事草這一篇長文，很覺得有些力不勝任；但我感受了種種熱烈的逼迫——情感的衝動，責任的敦促，又不能不做。假使借此可以引起同志們有系統的研究法國詩或別國的詩，或其他各種文學的興趣，那是我所最想望而求之不得的。

法國詩的範圍太大，我在本文裏祇抽出抒情詩一部分來論述，其餘如敍事詩，譏諷詩，詼諧詩等，因爲篇幅所限，祇好暫時略而不及。

一八二〇年是十九世紀中法國抒情詩之發展最可紀念的一年——那馬第勒的沈思詩集出版的一年——法國浪漫派文學之建基立業，抒情詩改造之卓有成效，都從此發軔，所以我用來名篇。

本篇的材料少半取給於平日聽講的筆記，及研究的結果，多半參考下列各書：

Histoire de la Litterature Française——G. Lanson

Histoire de la Litterature Française——Ch. M. Des Granges

Histoire de la Litterature Française——E. Abry, C. Audic, et P. Crouzet

Histoire de la Litterature Française——G. Pellissier

Poetry for poetry's sake——A. C. Bradley;

The Necessity of Poetry——R. Bridges;

Poetry and the Individual——H. B. Alexander;

La poésie lyrique en France au XLXe siécle——

P. Bruntière;

Cours de Littérature——F. Hémon

Les Contemporains——J. Le Maitre

以及各詩家的詩集，通信集，及其他散文著作。

我所譯的詩都着重在不失原意，但是學力有限，往往不能達出原詩之美的萬一，我於此不敢求讀者加我以原諒，而希望與我以糾正。

我做這篇文字完全是研究的意味，並無心提倡某派的詩或有意排斥某派的詩的旨趣，但是所下評語——除引用別人的評語之外——總不能盡免主觀的意見，和直覺的作用，也要請讀者自加審辨；如果肯指正我，或願和我通信討論，我都非常歡迎。（通信處—C. S. Hwang, 1306 W. Univ. Ave, Urbana, Ill, U. S. A.）作者謹啓十•

文學之發展，猶如有機物之長成一樣。發展的歷程盛衰的現象雖是十分複雜，然而總有他演進的痕迹可以供我們的探討。所以無論研究那一國的文學，或文學中之任何一種，除了整理和批評以外，還應該注意他發展史的推求。唯有這一種方法，最能使我們了然於某國或某種文學的演進，與思想的沿革及文化的發展實有時代的及因果的關係。一八二〇年以後的法國抒情詩，是法國近代文學中最豐厚，最美滿，也是最複雜的一部分，假使我要做一種合規則有系統的介紹，我就不能不將他的發展史約略敍述一下，作我這篇長文的背景。

（I）一八二〇年以前法國抒情詩發展之略史

無論在那一國的古代文化史裏，都可以證實抒情詩的表示並不是什麽新奇的發明，法國又何能逃出這個人類文化演進的共同原則呢。幼稚的抒情詩—舞歌，短曲，牧唱，韻謠等等早就產生了；不過他最初的歷史，已是微渺難尋。我現在祇能從法國

抒情詩自有文字傳述的時代說起

法國南方近接羅馬，比較的容易感受羅馬的文化，所以南方人士酷嗜藝術，愛好和平。第十二世紀初葉，正是法國各地諸侯王公勢力最盛的時代，安富尊榮，過他們的貴族生活，常在城堡中大張盛宴，會合來賓，並召集能言善辯的說客，高歌低吟的詩人，當席獻藝，以為歡樂，時風所尚，於是就有一般應時而生的『特奴把度』（troubadours）詩人，他們活動的範圍，常在拍羅梵司（Provence 法之舊都）的地方，所以又稱作『拍羅梵沙耳詩人』（poète provençal）自他們這般人出來以後，法國抒情詩方才開始有了具體的音韻和格律之雛形。

他們的詩極重形式，但也有些天真的興趣，最初他們所歌頌贊揚的，不過是朝廷的典禮和貴族的生活，後來稍稍才雜有表示情愛的意義。不久感咏情愛的詩歌，便日漸加多了，情愛既成為詩人的理想，於是即成為世俗的偶像，愛為美德，涵蓋一切，乃為當時人士所深信不疑。愛是抒情詩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其有助於法國抒情詩之發展，實從此始。

『特奴把度』派的詩，既風行一時，法國北方的詩人亦起而效尤，竭力摹仿，唯恐不肖，所以北方詩人作詩的理想，亦不外歌頌貴族之生活，與贊揚情愛之神聖。在他們的著作裏，決找不出詩人個性的表示，因為他們要求其逼肖，所以迷信形式，至於神似與否，他們也就顧不及了。

即以『特奴把度』派詩的形式而論，已是十分幼稚，音韻格律兩無足取，再加以十二十三兩世紀北方詩人及當時人士之一味摹仿，詩的形式之進步乃益覺遲鈍。直至十四世紀時之基遨麥德馬訛（Gillaume de Machault）出而整理形式，乃漸有可觀，但是他所造就的，並不是什麼新的貢獻，不過取些陳舊的音韻格律，稍稍加以推敲及修辭的工夫。後來一百多年中的詩人，也不過做些馬訛同樣的工作，於抒情詩之發展，當然都很有些影響，但於詩之完成並沒有什麼顯著的補益。

在法國文學史裏第一個提倡改良詩之固定的形式，是十五世紀中的徽隆 F. Villon（1431—146?）他排斥墨守之非，鼓吹改革舊詩之必要，所以一方面解除做詩的習俗拘束，一方面便將自己個人的思想與情感介紹到詩歌裏去。可惜當時沒有響應他這種主張的運動繼起，為強有力之援助，所以不久他這

種詩的風尙就衰歇了。而修辭學派人物所提倡的重視物質輕視精神的委靡不振的摹仿詩，此時倒翻而日盛一日。

格奶忙馬羅 Clément Marot (1495—1544) 是中世紀最後的一個抒情詩人。那時候復興時代的曙光已經微微透出來了，他雖看見了這寶貴的晨曦之光，然而還不能超然自脫於中世紀抒情詩的種種習俗之拘束，所以他所崇拜的不過是那前一輩的詩人，他所供給於詩之進步的工作，也和他前輩先生一樣，完成詩之搆造，以適合於前數百年詩的固定形式。

十六世紀前五十年中，希臘拉丁古代文學的光輝已經遙射到法國。意大利在當時也是盛極一時的文物之邦。於是後五十年中法國的一般少年詩人，本他們慕古及羨鄰的熱忱，大鼓吹其法古主義—這種效法希臘拉丁古代文學的運動，並不是退步的—舉十一世紀以來數百年的法國古詩之習俗的規律，固定的形式，一掃而空之。其實形式之改變，規律之重定，影響於法國詩者還不十分重大，最是那些詩人與希臘拉丁文明的精神接觸，能為法國詩闢一新天地。抒情詩的源泉便重行在這裏發現了。限止思想與情感的舊模型被這班少年詩人打得粉碎，如令他們才知道有了新的自我，他們的宇宙觀人生觀及對於大自然的感慨，都借着他們個人直覺的情感與思想，一一在他們的詩歌裏表示出來。這些自身的經驗，個人的情緒，從前祇有唯一的詩人徽隆可以運用，此時已成為詩人普遍的權利，抒情詩的重要元素了。

復興時代的思想變化，改進了法國文學的全體，但是最先着花的第一枝還算是抒情詩。在這個時代用力於詩之完成的工作有七個有名的人物：龍沙 Ronsard 車拜雷 Du Bellay 巴夷夫 Baïf 倍羅 Belleau 笨撻德第呀 Pontus de Thyard 多拉 Daurat 和訛怠耳 Jodelle 他們這七位都是古典文學効忠的護持者。除訛怠耳一人外，餘皆為重要的抒情詩人，其中以龍沙與車倍雷為最顯著。他們這派新詩大與舊詩不同，我現在且撮要的說三點：(一)代三韻與兩韻長短句詩 ballades et rondeaux 而起的，有抒情短歌，odes 輓詩，élégies 諷詩 satires 等等；(二)擯斥普通俗語及徽隆與馬羅所定的詩之格式不用，他們以為這些都太浮淺鄙俚，不能表示人類高尚的理知，他們所孜孜為務的，便是用力於超脫，典雅，與顯明等等詩的特

色；(三)法國文字既不夠用，於是就不能不借用拉丁文字去擴充法國字典之範圍，以潤澤詩之色采，並補益法國語言之不足，『在法文裏說希臘文及拉丁文』en français parlait grec et latin 是他們所提倡而又篤信的。

龍沙在這一羣詩人裏要算是最出人頭地的，他的同志奉他如領袖，他在當時眞是光輝四射的明星，聲譽之隆，一時無兩。然而人類思想的進步，往往找出古人的破綻，不使他們享受永久的榮譽。龍沙雖是一個大詩人，但也不能逃出這個自然律的選擇。果然到了十七世紀的前一二十年之中，不滿意於龍沙派詩的聲浪就慢慢的傳佈出來了，其實，嚴格的說，龍沙派的詩確有種種缺點：文字粗疏，不合文法，表示過於穠豔，缺乏尊嚴，齊整，和理解。當時卽有一派人要想挽救這種弊病，所以就有推崇規律與秩序的趨勢，乃有所謂認定的詩之標準，而作者之辭句文法及音韻等每每皆能引起讀者嚴刻的評論。時風所尙，變本加厲，於是詩人個人之自由，消滅無餘，每有所作，必須絕對的服從規律的約束，對於這種運動加以有力的援助與推廣的建設底詩人，便是馬來伯 Malherbe（1555-1628）講到他於法國文學的貢獻，總算是可觀，不過他所着重的完全是客觀的表示，與理知的一致，至於主觀的感慨—抒情詩中之重要元素—他却視之淡然。在這一點上我們就可以明明白白看出他抑制個人表示情感的自由以就範於固定的規律了。繼馬來伯而起，改進十三世紀的古典主義，使這派文學能卓然自成一種主義於文學中有所建樹的，便是尼哥拉司伴阿累 Nicolas Boileau 他極端的推崇理知，『唯眞爲美』『rien n'est beau que le vrai』是他所深信不疑的。他決不是個富於空想，放縱感情的詩人，而是個精於描寫，注意視察的作家。他所擅長的是批評學，並不是詩。然而他這種文學的唯理主義—着重眞理的觀察與客觀的描寫—實大有影響於當時及後來法國抒情詩之發展。

那會經在復興時代裏發現的抒情詩之生機，一再見阨於馬來伯伴阿累，於是自十六世紀中葉至於十九世紀初葉，其中百數十年，眞正的法國抒情詩簡直絕跡，不可得見。衰微的原因甚多，但撮要說來，約有兩點：(一)馬來伯的詩之改革運動，伴阿累之促進古典主義，實不啻抑制情感的表達，加抒情詩以封鎖。（二）從歷史方面看來路意十三，路意十四在位的時候，爲法國

帝王最有勢力的時代，大權集中作威作福，此時文學之產物－戲劇，小說，詩歌等等皆成爲貴族階級之娛樂品，表示自我的著作，在這時候確不多見。但在悲劇方面還有兩個不能不數到的重要作者－高兒奈葉 Corneille 與拉細勒 Racine 他們的悲劇是用亞力山大律 Alexandrine （每一詩句含有十二個綴音）寫就的，在形式方面看來，這與後來的抒情詩沒有多大的影響，不過我們要曉得高兒奈葉是以表示人類意志之强見長，而拉細勒復善於分析心理的作用，描寫情愛的衝突，他們雖是古典主義的服從者－崇尙客觀，推尊理知，然而總多少散佈了些主觀元素的種子到文學裏去。在喜劇方面也還有一位世界的作家，這便是莫里也而 Molière 他天生是一位敏捷的觀察者，深刻的譏刺家，他的著作除用韻語以外，兼用散文體，他有見於人類因勢利的劣根性所發生出來種種言行，實不適於人類的生活，復有恃於帝王的寵愛而無所恐，於是嬉笑怒罵大加時人以譏刺。路意十四朝上的貴族人物，除了這位專制魔王以外，沒有一個不受了他的唾罵。莫里也而這種客觀的譏誚作品，又引起了一位同時描寫人類劣根性的諷刺詩人，拉風代勒 La Fontaine 他做詩從來不專守亞力山大律的拘束，他祇求其能表達意思，聲韻和諧。他看人類和其他的動物沒有什麼差別，在他的詩裏，鳥，獸，虫，魚，都佔了人的地位；言語動作，與人無異。有人說他這種滑稽的筆墨是一種別開生面的訓導方法。實不盡然，他詩裏的獅，鼠，狐，兎，等等都有所指－誚罵路意十四及其他的貴族人物。

這種客觀的含蓄的諷刺著作，實爲十八世紀初葉感情文學的先導，此時帝王的勢力業已漸弱，而淫奢之惡習猶存，民間鬱抑不平之氣漸直接託諸散文以行於世，如拉伯呂也而 la bruyere 的 les caracteres 聖西門 Saint-Simon 的回憶錄 Mem-oire 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之通信 Lettres Persanes 幾種作品皆於當時的社會及貴族階級多所不滿意，深刻的描寫譏刺的文辭，多少都含些主觀的感情作另行用。同時爭物拿華 Vauvenargues 盛倡唯心主義。他以爲「偉大的思想皆自心出。」「Les Grandes Penses Viennont Du coeur 抑制情感以推崇理知，在他看來實是件妄謬的事。他以爲情緒與理知實是互相贊助的；而且理知之所以有價值，就因爲人類能夠根據求眞的熱誠

去發明，去實踐，否則理知之意義又何能實現。這種論調在當時極能增加感情文學的生長力。

福祿特爾 Voltaire 的悲劇，雖是古典文學復興的作品，但已含有宣傳的意味。他的人道主義，實爲後來抒情詩人所極推崇，復從而加以宣傳的。

十八世紀前五十年中，異能在文學方面別開生面的當推拍賴爭士特 Prevost 他的媽儂來哥 Manon Lescaut 一部絕妙的描寫情愛的小說，溫柔細膩，一時無兩。他這部書的價值，我們於現在看來，並不在他文學之本身，而在作者敢於介紹摒棄許久不敢取用的情愛元素重行再到文學裏去—法國的散文從此便增加了些新鮮活潑的意趣和雋美豔麗的色采。

約翰俠克盧梭 Jean-Jacqves Rousseau 的作品出世，法國文學界便起了激烈的變化。個性之確定，愛之實現，描寫自然的藝術。表現情緒的自由—這些種種全是後來抒情詩中寶貴的元素—都先在他的作品裏盡情披露出來，爲後來的浪漫派文學作先導。盧梭雖不是詩家，也沒有做過詩，但是他散文作品所貢獻於詩者，比較他無論那一個前輩文學家都要豐厚而可貴。十九世紀法國抒情詩的種子，實萌芽於盧梭的文學作品之中。我所以要比較的詳細介紹他。

自然與愛是盧梭生命的偶像，藝術的主義，著作的靈魂。他所憑藉以表現這兩種元素者，就是人類共有的，而又是他所富有的主觀的情感衝動。他說：

『較之電光尤爲迅速的情緒，充滿我的靈魂，但他並不照耀我，他焚燒我，他眩惑我。(見懺悔錄第一卷第三章)

"Le sentiment, plus prompt que l' éclair, vient remplir mon âme; mais au lieu de m' éclairer, il me brûle et m' éblouit."

他的爲人和作文，都完全是受他情感的支配，絲毫不加以抑制和文飾。他狠有自知之明，曾經將他自己的個性，直接在懺悔錄及盧梭論約翰俠克兩本書上，詳細說出，我且撮譯數段以便我們容易認識他：

『他所恃於他的感覺者甚多，假使他道德的感覺不加以牽制，他所恃於感覺者必尤多，就是有了這種活潑的感動，他仍舊是一樣。美麗的聲音，美麗的天，美麗的風景，美麗的湖，花，香，美麗

的眼睛，溫和的面孔，這些種種都在刺穿他心底之後，於他的感覺上都起了激烈的反動。」(見盧梭論約翰俠克第二段談話)

"Il dépend beaucoup de ses sens et il en dépenderait bien davantage si sa sentibilité morale n'y faisait souvent diversion, et c'est même encore souvent par celle-ci que l'autre l'affect si vivement. De beaux son, un beau ciel, un beau paysage, un beau lac, des fleurs, des parfums, de beaux yeux, un doux regard, tout cela ne réagit si fort sur ses sens qu' apres aroir peroé par quelque coté jusqu' à sou coeur"

『我手裏握着筆對着桌子和紙，決不能做一點東西。這是在散步岩石森林中夜裏牀上睡不着的時候，我在我的腦子裏作文。』(見懺悔錄第一卷第三章)

"Je n'ai jamais pu rien faire la plume à la main vis-a-vis d' une table et de mon papier; c' est à la promenade, au milieu des rochers et des bois, c'est la nuit dans mon lit et durant mes insomnies, que j'ecris dans mon cerveau."

他的名著除懺悔錄 Confession 盧梭論約翰俠克 Rouseau sur jean-jacques 愛米耳 Emile 等以外，最有影響於法國之抒情詩者—特別是浪漫派的詩—當首推他的愛情小說新哀累亞伊司 Nouvelle Héloise 或稱許妮。Julie 這本小說是用通信的體裁寫成。書中叙一女子名許妮與她的年少先生聖迫樓 Saint-Preux 相愛。但她的父親不願意將她嫁給這個平民。許妮無可如何，便與一位老紳士德瓦爾馬 De Wolmar 結婚。她的丈夫後來曉得她的愛情別有所鍾，於是就將聖迫樓請到他的家裏，和許妮相見，並且讓他們享有談話出遊的自由。在這種凶烈的試探之中，他們都能以禮自持，不過情愛的舊印象總是常在他們心目中顯現。後來許妮得病，臨死的時候，才將她深藏心底的舊愛宣布出來。聖迫樓到了這個時候，也祇有悲悼萬端，抱恨終身罷了。

我現在且將這本書上的通信撮譯幾段，表明盧梭叙情及寫景的藝術。

『啊！許妮假使你能常像現在這樣年少而美麗，我將求天畔

我知道你永遠愉快，以我終生的時間瞻仰你一次，僅僅一次，再度我餘下的生活在距離你住所搖遠的地方沈思冥想，並在岩石間敬仰膜拜你。但是，唉！看：這顆永不休止的星之迅速，他飛着，光陰也跑了，機遇也逃走了，你的美，你的美也同樣將有終了的期限；你的美終有一天衰敗消滅與那未曾採折而謝落的花一樣；我呢，還時候，也祇有嘆息痛苦，我的青春於是虛度於涕淚並斷送於悲哀之中。想啊，想想，許娓我們爲求歡樂業已失去的年日。想想這些年日已一去而永不復還；再想想那未來的時日，假使我們隨意放棄了，也必將同樣的過去了。哦，盲目的情人呀！你祇求虛空的幸福，在那時候我們將不復存在；你重視過遠的將來；你不覺得我們都將無止的同歸於盡，你又不知道我們消耗於情愛及艱苦的靈魂，必將溶化，流散和水一樣。』（見新哀羅亞伊司第一卷第二十六封信）

盧梭自身過了一輩子的浪漫生活，失戀的痛苦，是他所飽嘗的，所以他寫出來的失戀之心理，自然是十分沈痛而激烈的，請看：

『甜蜜的希望，你養活我，欺瞞我了許久，現在竟不回顧拋我走了！她現在不屬於我了！我永遠失了她！她將媚悅他人！哦痛苦！哦酸楚！…無信的女子！！啊你將永遠成爲…恕我啊，恕我，夫人，乞你可憐我的憤怒…，否我將永不使你或我羞愧，完了，我們應該各自拋棄，我們應該分手了。道德已命令終止，願你的手將這命令傳述出來。願我們相忘…至少也請你忘記了我』（見新哀羅亞伊司第三卷第十九次通信）

這是何等熱烈而悲痛的文字！

盧梭不單是長於敘述情感之衝動以表現愛之爲誠摯而迫切；並且是善於描寫自然界種種美的現象。晨曦之光，夏夜之星，雨後的草香，和濕泥的氣味，森林的幽暗和寂靜，虫之飛翔，鳥之高唱，着雨的葉，將謝的花，鏗聲的顫動，波紋的蕩漾，這些種種祇要經過他聽覺視覺嗅覺的接觸，都在他的腦經裏留下些美的印象；再經過他情緒的感化，想像的運用，於是這些自然界美的現象，都滿含着詩意，在他的散文裏一一顯現出來。

他描寫自然之美的文字，往往雜有敘述愛的意義。風景以情愛的緣故更加美麗，情愛亦以風景的關係更加濃厚，情經美化，景經愛化，情之與景，已溶成一片，於是他的散文便益覺鮮豔拮

激哀感動人了。我且選譯幾段這種文字來證實我這些話不是無稽之談。請看：

『走近那些舊遊之處，我覺得不很舒服，我抑制自己並藏着我的煩惱，於是我們同來到這個所在。這塊幽靜的地方做成一片荒野而孤寂的境遇，但是鉋藏許多使敏捷的人們耳喜其他的人們害怕底美。溶解的冰雪，離我們不遠，化成一條夾着泥沙碎石的瀑布流着，在我們後面有一帶接連着阿爾卑山中冰河的岩石……在我們右邊，黑松的森林很憂愁的蔭蔭着我們……在這些偉大的風景之中，我們站着的這一塊地方，竟裝飾成了一處可愛的田野的休憩所。有些泉水從岩石中穿濾過來，在那綠草地上作成晶亮的細流流着了，在我們頭上有些野菓的樹垂着他們的樹杪；鮮濕的地泥蓋滿着花草。拿這樣溫美可愛的所在，與其他環繞這地塊方的一切事物比較，這塊幽寂的所在，好像是應該成爲一對逃奔自然界的情人之隱遁所。

『看我們站着那塊地方的時候，我默想了一會，用着我一雙淚眼望着許妮說道，「怎麼！你的心一點沒有對你說什麼話麼？對於你所愛好的這塊地方，你也不覺得有些什麼秘密的衝動麼？」於是不等她的回答，我領着她走向岩石上去，我將各處鏤刻着她的別號的地方都指給她看。……我帶着些激切的情感對她說道：「哦，許妮，我心中的永遠愉快，這就是那世界上最忠誠的情人，從前爲你感傷嘆息的地方；這就是你驕貴的容貌令人欣愛，並且預備將你自己交付給別人的所在。當他人在這兒看不見這些菓子和樹蔭的時候，草地野花也再不裝成這樣的區別，河流也再不分成這些段落，鳥雀也再不在這裏展弄他們的歌唱，阿耳卑山中悲哀的烏鴉，可怕的鷹鷲，倒竭在這山谷裏狂叫，大堆的冰塊懸滿了這些岩石；雪花是樹木唯一的裝飾品，在這裏却祇覺得嚴冬的蕭肅寒霜的恐怖，我心裏的熱火倒能使我支持這種境遇，常常整天想念着你在這兒度日。那就是遠遠距離你快樂的住所；我常坐在上面深思幻想的石頭，在這塊石上曾經寫些觸動你心的字兒，這些鮮明的小石頭我常用來鏤刻你的別號，在此地，我曾跳過冰河去接受你那封帶着糾紛煩惱的信。在那兒，我重復誦讀並千次接吻你寫給我最後的這封信；在那山邊，

有一個虛空而黑暗的孔，我度量這個虛谷的深度；最後，這就是我和你哭別的地方，並且誓不再來追隨你。常常被所我愛的情女呀哦，爲了你，我才誕生，我可該在這些同樣的地方重行找着你，並向你陳訴與你別後我所度過的苦惱光陰咧！

我還要望下說，但是許妮看我走近山邊，很覺害怕，就握着我的手，她拉着我的手；一句話不說，溫和可愛的望着我，用力長嘆了一聲，於是立即轉回她的眼光，拖着我的手臂，帶着一種感動的聲音說道：走罷，我友，此地的空氣於我不甚好咧，我嘆息着便和她走了，但沒有回答她……

『晚餐之後，我們登在沙岸上，等着開船的時候，不覺得月亮已升起來了，湖水也漸平靜了。許妮催我回去，我伸手扶她上了船，便坐在她的旁邊，我沒有想到要放了她的手。我們在深沈的幽靜裏相對望着，整齊的櫓聲，簡直要引我入夢，水鳥的快樂歌聲使我追想昔日的愉快，並不使我喜悅，反而使我愁悶。我覺得我從前所抑制的悲哀漸漸的膨脹起來。晴爽的天色，空氣的新鮮，月兒的溫柔光亮，環繞我們震動的波光，感覺底最可愛的集合，與這個嬌貴的寶物之聚首，都不能將我心中層層疊疊互相映射的愁感移去。」』（見新哀羅亞伊司第四卷第十七封信）

像他這樣的散文詩自然是很容易引起後來許多詩人的羨贊與摹仿。

盧梭雖是這樣活動的提倡文學的改造，當時祇有一個文學家和他表同情，這就是以保羅與維而細尼 Paul et Virginie 這一部哀情小說得名的聖彼得 Saint-Pierre 他確是盧梭的高足弟子，他的作品也是以描寫愛情與自然見長。然而像盧梭那種情景相生，美愛相化的文章，在聖彼得的著作裏已不多見。但是他滿含詩意—富有美和愛—的描寫散文之於抒情詩，也和盧梭的著作一般，以同樣的原因發生極大的影響。

十八世紀之末還有一位法古的詩人昂德雷謝尼哀 André Chénier 他的母親是一位慈祥能文的希臘婦人，謝尼哀之酷嗜希臘文化，實在是受了他母教的影響。在他摹仿古希臘的著作裏，及他的藝術觀的兩方面看來，我們可以認他是法國護持古典主義的最後詩人。他的成績狠有可觀，他的著作簡直有龍沙伴阿羅與馬來伯的遺風餘韻，所以人都叫他爲伴阿羅的高足弟子，又有新龍沙之稱。但是他是個生長在十八世紀末年的

人所以他相信人類理知常有進步，對於宗教不但懷疑，並且排斥甚力，至於他羨贊科學進步之熱忱直與他懷古的心情並重。以他崇拜美的信仰而論，諸尼哀又可以算是浪漫主義的先驅，他以描寫的文字代替剡繪的筆墨，隨意採用浮泛的含蘊的辭句，表示他超脫的思想與高尙的情感。至於韻律，他也摒斥亞力山大韻律不用，創了許多較有變化的較有力量的音韻，以傳達他温厚淸雋的深情。因爲諸尼哀的詩裏有了這許多新的元素，所以我們往往找出他的詩與他後輩詩人的詩之相似點。古典派的詩，到了諸尼哀的時候，雖有些復興氣象，但也可謂之末運——叫他作結束時期，因爲此後就沒有維持古典主義的同志繼起，而浪漫運動則已漸由醞釀時期，以至於實現時期了。

法國的浪漫主義之成立，原因極多，而其有關於抒情詩之發展者也極爲複雜，茲爲篇幅所限，不能作詳細的討論，祇能撮要的叙述一些。浪漫主義的來源約有兩點：(一)本國文學之變更，(二)外國文學之影響。十八世紀本是鼓吹人道主義的時代，人格到了這時候，才有了重行估定的價值。思想既脫牢籠，情緒亦漸發展，愛好自然表示自我之心更不可抑制，於是就產生了文學中的個性主義。盧梭就是這種運動的先驅，這種主義的鼻祖，其後蝦多伯里昂與德司大耳夫人 Mme de Staël 卽繼承他的主義而光大之，以創立浪漫派的文學。

英國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時候，哲學科學均極有可觀，尤以文學爲一時之盛；到了十八世紀的時候，哲學文學科學更爲發達，於是英國乃成爲法人的理想國家。法國學者之留學於英國者日見其多，福祿特爾 Voltaire 之介紹沙士比亞，孟德斯鳩之贊美英國政府之組織，皆可證實英國文學與思想之有影響於法國學者的頭腦。後來到了蝦多伯里昂介紹美國文學的時候，更較切實，沙士比亞的眞正戲劇在法國比較從前更有勢力，擺倫的詩也在此時更引起法人的羨慕稱贊；所謂湖派 Lake School 詩人的詩，如物癡物司 Wordsworth 騷昔 Southey 柯耳立基 Coleridge 等的著作，直到此時法人也才有所見聞，此猶就其外表而言，其最要者還是蝦多伯里昂自身受過英國文學影響之後所貢獻於本國文學之精神元素：(一)情感衝動之表示，更較昔人急切賁張，宣洩無遺；(二)他文學裏所含的地方色采，亦較前人更爲濃厚；(三)平日於邑難宣的心情，至此益覺沈痛，一變

而爲悲觀主義。

德國雪內 Schiller 及哥德 Goethe 的詩，此詩業已有些譯成法文，不過使法人能眞正了解於德國文學特性的人還是德司大耳夫人介紹德國文學的功勞。她因爲與拿破倫有隙，不能安居於法，於是遍遊歐洲各國，如英俄意德諸國，都有她的行踪。她對於英俄意諸國的文學，也微微盡了些介紹的責任，不過她所最傾心羨贊者，還是德國的文化。她在德國論 de l'Allemagne 一部書裏，舉她所研究過的德國的文學，宗敎哲學，科學，都盡行介紹過來，這一部書不獨引起法人羨慕德國文化的心理，並且一方面傳佈她文學必須世界化的主張，一方面敘述並鼓吹德國浪漫派的文學，使同時的及未來的法國浪漫派作者得有所考證。

浪漫主義這個名詞雖有許多研究文學者下過定義，但都是空泛無當，不能涵蓋一切，其實這個定義眞不易下，決非數十字所能解述明白而又包括無遺的。我且列舉其幾條重要元素來說明他的性質。浪漫主義所含有的是：（一）尊重中世紀的藝術；（二）啓發人類對於自然界及世界的新觀念；（三）引起人類對於非常的事實之興趣；（四）擴充文字的範圍——引用外國字並創造新的辭句；（五）破除一切習俗的拘束；（六）提倡個性的完成；（七）着重主觀的表示；（八）忽視心理學與科學——思想的藝術與理論的藝術竟爲他們置之度外。看了這幾點，我們至少可以明白浪漫主義是一種反抗古典主義發展個性主義的藝術運動。正當這慘酷流血的革命之後，社會方面政治方面一切腐舊的制度，均已大失信仰，個人活動的範圍，愈加擴大，各種新的思想與理想，復加以誘導與刺激，於是個人所感受之印象與經驗益多，而其所以欲表示種種情感衝動之心也是更加迫切了，情感的衝動在這時候，雖然是洶湧澎湃，如同大海裏的怒潮一般，但是還不能完全脫離固有的文學拘束一新抒情詩的面目。德那微尼 Delavigne 因他一部提倡民族主義的抒情詩集，美玆人 Les messiennes (1818) 竟大受時人之歡迎。可惜他抒情的衝動，還不是十分有力，使他能獨立於修辭學的影響之外，以表示他的情感。其後有德盼得爾摩爾夫人 Mme Desbordes - Valmore 也做了些動人悲感的詩，她雖然沒有受過完備的文學訓練，但她能操縱她情感的衝動，以寄託之於詩。然而

媲還不能有什麼天才的貢獻，直等到那馬第勒 Lamartine 的沈思詩集 Les meditations 一八二〇年出世，法國抒情詩才有了新紀元

（二）法國抒情詩之三大派別

什麼是抒情詩，我們用不着去下定義，實在也是件不必的事，祇當他是表現生命的一種藝術，他的泉流本是發源於人類深沈而神祕的心底，他進取的途徑卻又是順應着時代的變遷，思想的趨勢，永遠不止的向前延長，他是件活的藝術—常常生長的心情之產物。他的定義永遠是不能定的。拿已往的法國各派抒情詩之發展，預料未來的法國抒情詩下一個定義，實在是件不可能的事。因爲學術思想之進步影響於詩人之藝術觀及作品者極大而又極複雜，我們對於未來的學術思想既毫無明確的概念，又何能用有限的過去武斷偉大的將來咧，所以我說抒情詩的定義不是勉強可以下得了的。

但是已往的法國抒情詩，還是可以供我們研究的。法國革命以後學術思想極發達，詩人對於藝術的觀念反其貢獻於作品者皆各有其不同之點，即同屬於一派之詩人，亦復各有其特性的表示，個人的主義，—嚴格的說他們簡直是各有派別自成一家—但是他們相互的關係極爲複雜而密切，茲爲研究的便宜起見，我不得不將一八二〇年以後的法國抒情詩按郎松 Lanson 伯里細由 Pellissieur 等幾位近代文學批評家所擬定的三種派別：浪漫派 Romantique 巴拉司派 Parnassien 及象徵派 Symbolique 分別論述之，並於每派中擇取幾位代表作家，及他們的代表著作來說明同派及異派各詩人的異同之點。

（一）浪漫派的抒情詩

抒情主義 lyrisme 是浪漫派詩顯著的特性。這派詩中所表示的往往是情感的現象—愛好與怨恨，希望與失戀，誠摯與煩悶，歡喜與悲哀等等情緒的表現—多於理知的思想。這般詩人所詠嘆歌頌者，就是一切人類同有的情感與世間一切引起人類共同情感之事物，他們詩裏的嘆息與微笑都含有人類深沈的悲哀與普遍的愉快！他們以天賦的才知個人的情緒和經驗，去推理，想像，並描寫宇宙與人生。這樣看來，他們贊美，或咒咀

宇宙與人生，都無非是爲人類作同情的呼籲，不過他們還各有其個性與主義，所以他們表示的方法也各有不同。

浪漫派的詩人對於法國抒情詩之解放有一種不可磨滅得功績，這便是文字與韻律之改造。維克多於哥 Victor ugo 就是推翻文字中舊制度底最大的革命元勳。自有了文字的改造以後，詩人才有任自選擇辭句的自由，各種名詞也才有了同等的價值與適當的意義，詩從此才成了真正表示情緒的文字，那種專以巧豔的文字爲詩之修飾的舊習俗，也直到此時才推倒。

其他與於哥同時及繼起的浪漫派的詩人對於文字之修改都各有所貢獻，他們共同的工作，約有兩點：(一)恢復一切文字之在古典主義文學中業已失去專門的和普通的意義；(二)屏除一切誤謬的習俗的文字之拘束，直接研究文字固有的意義而應用之於詩。至於他們對於文法的信仰，仍舊與前人一樣遵守嚴格的規律，不爲有意的破壞——獨有那馬第勒與於哥諸人敢大胆的放縱他思想和情感的騁馳，重視他天才和理知的運用，不甚注意於文法的構造。

韻律到這時候，也有了同樣的進步，浪漫派的詩人決不拿詩當作裝飾品的藝術，做詩的法程不必限定是那幾條規則，至於詩句之綴音亦祇求其適於心悅於耳，不必勉强服從十二綴音的亞力山大律，所以4+4+4綴音詩句，到了這個時候就可以變作3+5+4或3+4+5或4+5+3各種綴音的詩句，以及其他更爲自由的韻律。他們這般詩人選擇字眼，往往是由字的聲韻和綴音，聯想及於字的性質和意義。他們深知字的聲韻及綴音之輕重長短，高底，快慢與感覺之銳鈍，情緒之弛張，思想之斷續，都有極密切的關係。總而言之，他們着重韻律，是有所爲而爲的——他們爲他們的心情歌唱，同時又使我們聞歌的人或讀詩的人，咸受一種聽覺的美感，以引起他們同樣或殊異的情感之衝動。

法國浪漫派的詩，本是繼承盧梭以後各散文作家的一種新成績——假使我可以拿一種文學的發展，譬作有生機的着花之樹，那我就要叫他作浪漫派文學第一朶美麗的鮮花，因爲浪漫派文學運動者之明張旗鼓，創言派別，最先實有賴於抒情詩之貢獻爲多——詩的方面既有所建樹，浪漫派文學乃於是建基立業。這樣看來，可見這一派的詩在十九世紀法國文學中狠占重

要的地位，可惜我爲學力所限，不能作大規模的具體介紹，祇能竭力在這一派的詩裏擇取五位代表作家論述一下，並試評各位作家的名著數首，以說明他們各人底詩的特性及藝術的觀念。

（一）阿爾風司德那馬第勒

Alphonse de Lamartine (1790-1869)

阿爾風司德那馬第勒以一七九〇年之十月廿一日生於法國的馬貢 Mâcon 他的母親在當時婦女界中爲有名之文學作家，爲人亦慈厚多情，生子一人女五人。我們這位詩家就是她的獨生子；他們兄妹狠能相愛，家產雖不甚好，然而那馬第勒孩童時代的家庭生活，確是滿含愉快的意味。故鄉的風景，亦常常引起他戀愛自然之美的心情，少年時代的釣遊騎獵生活，也狠給他些機會，感受許多深厚的詩之印象。

他的教育最初是受他母親的教訓—溫柔的感化，美的訓練，已在此時開始培植他詩才的發展；稍長，就學於一位神甫，後來轉入拜也 Belley 的公立學校；最後升入里昂 Lyon 的帝國高等學校。他於科學的興趣，極爲淺淡，對於羅馬古學者辨證理論的著作，亦不甚注意，讀那風代勒的諷刺詩，便感受了一個人生醜惡的印象，他所愛好的乃是足以引起人類誠摯，溫柔，甜密，悲哀，種種情感的著作：所以他在古文學及近代文學的作品中，最愛讀的便是他母親所教授的聖經，荷麥 Homer 沙士比亞 Shakespeare 密耳敦 Milton 破迫 Pope 擺倫 Byron 等詩人的詩集，本國方面的文學最使他傾心拜倒的，是盧梭的新哀羅亞伊司，聖彼得的保羅與維而細尼蝦，多迫里昂的亞大那 Atala 納勒 René 德司大耳夫人的德國論等各種著作。

那馬第勒在法國第一次復辟的時代（一八一四年）曾做過路意十八的侍衞，百日革命之後，便復歸於他平民的境遇，以遊歷爲生活。一八一六年作阿爾卑 Alpes 山之遊，這一次出遊的結果，祇博得一件悲哀的奇遇，追悼情人，心傷無限，於是有一八二〇年沈思詩集之刊行，他的詩名之盛，實自此始；法國抒情詩之眞正有所建白，亦自此始。一八二一年路意十八復委任那馬第勒爲出使佛羅郎司 Florence 公使之祕書，一八二三年復有新沈思詩集 Les Nouvelles Méditations 及其他著作之

刊行，一八三十年又作和諧詩集 Les Harmonies，同年那馬第勒便被邀入法國學院 Académie Française。夏爾第十推翻後，那馬第勒去職，一八三二年攜其妻女作東方之遊，希臘西利各地都有他們的行蹤，他並作有遊紀，詳紀此番遊歷。一八三二年被選為拜格 Bergues（北方）的代議士。在這幾年政治生活中，他還做了兩集敍事詩：訛色爾 Jocelyn（一八三六年）天使之墮落 La Chute d'un Ange（一八三八年），及一部抒情詩集，選詩集 Les Recueillements（一八三九年）。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他狠活動，居然以詩人的聲望及政客的資格，號召羣衆，為革命的領袖，身兼外交總長，及其他重任。至一八五一年，路意拿破倫 Louis-Napoléon 當選為總統後，那馬第勒始漸失勢，被屏下野。此後幾年的生活，十分困窮，詩名雖日盛，而負債亦益多，竟至含愁茹苦，勞其心血，以賣文為謀生之計，後來帝國政府以迫於民衆的輿論，乃於一八六七年發給他五十萬法郎的年俸，以示優待詩人之意；但他受着這種優遇，也不過兩年，竟於一八六七年之二月二十八日去世。

那馬第勒詩中最重要的基本元素約有三件：「自然」，「愛」，與「死」，他雖不是絕對的長於刻繪「自然」之美，但他非常的愛好「自然」，而又善於描寫他自己因「自然」之美而感動的種種情緒。「愛」是我們這位詩人理想化的偶像，但他因為「愛」，也飽嘗了許多痛苦的經驗，所以他寫愛的詩總帶有悲哀的色彩不雜娛樂的意味，他之咒咀「死」，讚美「死」，想像「死」，就因為他的情人都是早年夭殂，悲悼之餘，總含有怨恨之意，與眷念之情，無可如何的安慰方法，祇好期之於未來的世界——他的信仰宗教，不過是他失望的反動，他的理想上帝，也不過是他空想的結晶啊！

我與其這樣浮泛的亂說，不如引譯他幾首有名的詩來作參證，請看：

湖（註一）Le Lac（作於一八一七年九月，譯自沈思詩集）

按那馬第勒於一八一六年暢遊阿爾卑山之後，即在沙毋哀 Savoie 地方與一位老醫生之妻夏爾夫人 Mme Charles 相遇，她是一位妙齡美貌的婦女，那馬第勒與她一見即傾心相愛，奉之如理想的情人，稱她作許妮與愛爾維爾 Julie et Elvire 此詩即為追敘當年泛舟湖上之

樂而作。

此時夏爾夫人已得病甚重，就是那馬第勒自己也曉得她病難再起，所以詩中已略含悲傷之意，果然不幸，夏爾夫人即死於本年十二月之十八日，去那馬第勒作此詩時，僅兩月有餘！

我們仍舊常常不回轉的向着新岸走去，
在永久的深夜裏感慨忿怨，
難道我們永遠不能在時間無盡的海(註二)裏
　拋錨作一日的勾留？

湖啊！年日業已完了他的期限(註三)
她應該重行看見你這些可愛的波浪，
看啊，我正獨自來坐在這塊石上，
　這就是你曾經看見她所坐的地方！

你汩汩不止在深沈的石礁下響着。
碰在石上你就破成無數的波紋。
風也引起你的浪沫，
　濺到她令人敬愛的脚上。

那一夜你還記得麼？我們在寂靜裏泛舟，
遠遠的祇聽見波上天下。
按着節奏拍着你那些和諧的波浪底
　搖櫓聲響。

那不能了解的聲音忽然對着愉快的湖岸
擊出些回響，
波浪也注意的聽着，那使我愉快的聲音
　留下了這些話：

哦，時間啊！停止你的飛揚！你們，快樂的光陰，
停止你們的進行！
讓我們玩味一生中最美麗的
　迅速不可留的愉快！

世上不幸的人們懇求你，
為他們快快的流去，
你要注意於那些虛度時日的人，
　忘却那些快樂的人們。

但是我枉空有所要求，

時間逃開我跑了，
我對着這良夜說道，「慢些啊，」但是晨光
　　終要消滅那黑夜了。
相愛啊？相愛在將去的光陰裏
我們要迅速尋樂！
人既沒有海港，時間也沒有邊岸，
　　他走了，我們也過去了！
嫉妬的時間，難道這甜密的光陰
情愛曾在其間射給我們那些浪濤一般的幸福
也能像那不幸的時日，
　　用同等的速度遠遠的離開我們麼？
怎麼？我們至少都不能保存這底迹麼？
怎麼？過去的竟是爲着永遠的麼？怎麼！竟完全失落了麼！
時間曾經給我們些甜密的光陰他現在又消滅了他們，
　　將來竟不再拿這些幸福之日賜還我們麼？
永遠，虛無過去，暗淡的源淵，
在你們吞滅一切的時候，你們做些什麼？
說啊！從我們這兒强奪去了的完美的愉快
　　將在何時給還我們啊？
哦，湖啊！無語的石礁！洞窟！深暗的樹林，
時間饒留下你們，或者他能使你們不老，
你們要保存那一夜，保存啊，美麗的自然，
　　至少牢牢記着那件事！
任你在平靜的時候，任你在洶湧的時候，
美麗的湖，在你那帶笑的山邊，
在幽暗的松林裏，在荒野的磐石上，
　　任他們都有了你的波浪！
任這輕風吹着過去，
任你那岸邊的聲音重複的響着，
任那銀色的星兒閃閃的用着他溫柔的光亮，
　　照着你的湖面！
讓這風悲嘆着，讓那蘆葦愁嘯着，
讓你清香的空氣浮飄着，
讓他們看着，呼吸着，並且聽着，

都說道『他們業已相愛了！』

（註一）這首詩的題目，最初叫做「詠B.湖」ode au lac de B. 後來經他自己改作「湖」，據我考證所得，這就是沙毋哀地方的布爾諧湖 Lac de Bourget

（註二）原文為 l'océan des âges 可直譯作「年海」。這是奶翁那 Léonard 詩人的舊名辭，而又是那馬第勒慣用的一個比喻，我因為怕意義不易了解，所以沒有直譯，

（註三）這是那馬第勒自創的一個抽象的想像的新名辭，用來解釋年日週而復始的意義。

我們讀罷這首詩，狠容易聯想到我在前一章裏所引譯盧梭新哀羅亞伊司中的第一卷第二十六封信的一段，及第四卷第十七封信的最後一段。這種相似之點，我以為不過是偶然的，決非那馬第勒有意去摹仿盧梭的結果。他們失戀的境遇雖狠相同，但是他們因這種境遇所感受的印象各異，所以盧梭祇是一味消極的悲憤，而那馬第勒則於傷感之餘，倘含希望之意。那馬第勒着重他自己的經驗，所以他能寫得這樣懇切。（我敢武斷的說一句，真正有價值的創作沒有不是自己個人的經驗，想像，

情緒，及思想等元素所結晶而成的；拋却自己所固有的，去摹仿別人，真是一件愚不可及的事！）

近代文學批評家兼創作家阿那多爾佛郎司 A. France 對於那馬第勒沈思詩集所下的批評，極有意義，我認他所說的話，真是那馬第勒的知己。他說：『沈思詩集裏的詩，帶着神聖的理想，與情愛以許多新的音韻；這是一個憂鬱的悲痛的聲音，兩個人迷失在無盡裏求救的呼喊，這是一段比較愉快更為細膩而甜密的憂愁……』

"Avec l'idéaldivin les méditations apportaient des accents noveaux à' l'amour; c' était un son grave et plaintif, 1 o cri de détresse de deux êtres perdus dans l'infini, c' était une tristesse plus délocieuse que la joie."

哀夢 F. Hémon 也說：『這是因為一個保存這些詩不朽的魔力底自然與情愛之親密的結合，用不着音樂的幫助去同時流淚並高唱上列那幾段回想舊遊之樂的詩。

"C'est à l'étroite union de la nature et de l'amour gue tient l'imperissable magie de ces vers qui n'ont pas

besoin du se cours de la musique pour chanter et pleurer à la fois."

這首詩的第一段就明明揭出痛恨時日不可留之心情，復在第二段中微露希望時日有週而復始之意；短短的敘過舊遊的情景，忽然想像有不可了解的聲音啓示他們，叫他們及時行樂；（第六段至第九段）但是時間是不可挽回的，愉快也是不能再有的，於是疑問咒咀因之而起，訴苦叮囑亦復不免；最後數段大有投奔自然以求相愛之意。那馬第勒是個愛好自然的詩人，他歡喜在沈靜裏玄思幻想；他愛聽黃昏的鐘聲；他愛看斜陽反照着的暮景；湖光，林影，落葉，夜星，等等也在他目中，心中，詩中，留下些雋美的痕跡。但是這個大自然裏種種現象的自體雖是異美的，不過也要經過了他情緒的感觸，想像的運用——加入了他的自我化才成了他個人實現後的美麗自然，所以在他悲感橫集的時候，對於一切現象，任他們是怎樣的美麗，他覺處之淡然，無動於中——沒有經過自我化的自然界雖有無盡藏的美，也難實現其萬一，去牽動他留戀的心情。謂我不信，請看：

孤寂 L' isolement （譯自沈思詩集）

按：這首詩起草於一八一八年之八月廿二日，最初是寫在他筆記中，命題叫作「第八次沈思」，Méditation huitième 過了兩天經他自己改正，載入詩集，直到付印的時候，才改成「孤寂」列作第一首。

那馬第勒作這首詩正是在他間居於米尼 Milly 的時候；他獨住在他父親的舊屋裏，枯寂的生活，每每引動他悲哀的舊感——這個時候去許妮之死，已過了半年有餘。

我每當斜陽西墜的時候，憂憂愁愁坐在
山上老烏木樹的陰影之下，
我偶然引着我的目光遠望平原，
變動的圖畫便展開在我的脚下。
這邊，浪花怒濺的江響着，
他曲折的流着深入於昏暗的遠際，
那邊，平靜的湖舒張他入夢的水面，
就在那兒黃昏之星已於天空顯出。
在滿載幽暗的樹林的山頂上，

晚霞還放出最後的光輝，
幽暗之女王的霧車（註一）
升起，並且已經閃白了天邊。

這時候從禮拜堂的鐘塔裏，
發出一種信仰的聲音在空中擺動，
遊客止了步，村間的鐘，
在一日最後的聲浪裏，也與神聖的音樂相混。

但是對於這些柔美的圖畫，我冷淡的靈魂，
在他們的面前，竟不知愛好，也不覺感與；
我幻想地球也不過是個流浪的暗影，
生者的陽光溫暖不了死人。

從這個山岡到那個山岡，
自南至北，自東至西，我枉空的眺望，
我看遍偉大的空間之一切，

我說道：「愉快沒有在一處候我。」

愉快業已消滅了，這些無用的東西，
山谷，平原，煙突，於我竟有何益？
樹葉，岩石，叢林，那般可愛這樣沈寂，
為你祇少了一個人，一切盡皆絕滅！

任憑太陽的運行或開始，或終了，
用冷淡的眼光，我對着他；
陰天或晴日，他升起或降下，
太陽關什麼緊要？我決不盼望光輝。

假使我能在他廣大的運行裏跟隨着他，
我的眼睛當可看見處處的虛無與天空。（註二）
我決不希冀他所照耀的一切；
我於偉大的宇宙絲毫無所索取。

但是或者在地球的盡端，
眞的太陽（注三）在那兒照耀其他的諸天，
假使我能遺棄我的軀骨在地上，
我所夢想的必將顯現於我的眼前！

在那兒我將狂飲我所切望的源泉，
在那兒我將重行發現希望與愛：
這個一切衆生所希冀的優美理想，
在人間世中他却沒有名稱！

乘上晨光之車，我希望中虛渺的目的物呀，
我何以不能奔向你！
在謎譎的人間爲什麼我還存在？
世間與我之中已沒有些微公同的事物。

正當樹葉落在原野裏的時候，
晚風起來將他吹到山谷裏去了；
我咧，正是像這片落葉：
狂暴的夜風，將我同他一樣的吹去！

（註一）「霧車」Le char vaporeux 是個希臘神話時代的出典，以爲鬼神每每駕車出遊。那馬節勒狠歡喜引用這個名辭。如本詩第十二段之『晨光之車』Le char de l'aurore 下列第三首詩中之『黑夜之車』Le char de la nuit，等是。

（註二）天空，原文爲 Les déserts 此處不作「沙漠」解，那馬節勒每每當作『天體的空間』Les espaces célestes 用，故譯作天空。

（註三）「眞的太陽」Le vrai soleil 柏那圖以爲我們平日所見的一切不過是個疑似的形象，並非眞實的。那馬節勒在這個地方以柏那圖理想的世界與基督教的極樂天國相混。

這首詩極顯得那馬節勒自私性之强，祇因爲他少了一個情人，世間一切便盡該絕滅，虛僞空泛，不值一顧，鍾情之深，於此可見；但是從別一方面看，這種心理在我們過着極可傷痛的事的時候也常發現—可以算得是人類普遍的公同的一種痛苦。他根據於他的同情將這種心理描寫出來，豈獨是爲他自己訴苦？

最後兩段，十分消極！我於昨日乘夜涼翻譯這首詩，那時候已經過了一點鐘，殘月瀉光反映着許多樹影在我窗上，微風一來，婆娑起舞，樹葉也沙沙響得不息…譯完了末段，我不自覺那久伏心底的悲哀，忽然如潮一般的湧起……至情之感人，雖隔百年，猶如同日，那馬第勒眞是個不朽的永生的詩人！我相信儘有些人愛讀他這種消極的詩，我再介紹他一首「黃昏」：

黃昏 Le Soir 譯自沈思詩集

按這首詩據我考證所得，是在蒙居羅 Monculot（茱近第雄 Dijon）做的，他此時（一八一九年之春）正住在他叔叔的別墅裏，那個地方風景極好，每當那『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的時候，他總是一個人在寓所附近的樹林裏散步，據瓦子 Waltz 一位文學批評家說，這首詩確是那馬第勒卽景生情，感興而做的詩。

黃昏引導着寂靜。
我坐在這些荒涼的石上，
我此時是在大空的暗色裏，
黑夜之車正向前進着。

金星自天邊升起，
可愛的星
用他神祕的微光，
照亮了我脚邊的草地。

在這株枝葉深暗的樵樹之中，
我聽見些樹枝戰抖。
人說在墳墓的左右，
聽見黑影飛翔。

忽然從天上降下，
夜星的光亮，
在我幽暗的額上閃耀，
輕輕兒接觸着我的雙眼。

火球之溫柔的映射，

可愛的光，你要我什麼？
你可是來到我戰慄的心胸裏，
輸送些光亮給我的靈魂麼？

下來啓示我
那世界裏的神祕，
這些藏在地球裏的祕密，
在這裏面時日將回憶到你！

一個祕密的智慧，
他將你差送到不幸裏去了麼？
夜星，你正來照耀他們
如同是希望之光麼？

你對那切盼將來的倦心，
啓示將來麼？
神聖的光，你可是那
不應終了的白晝之晨曦？

我的心借着你的光明燃亮了，
我覺得有些不可了解的心情之衝動，
我想到那些亡故了的人們，
溫柔的光呀，你可就是他們的靈魂？

也許這些愉快的靈魂，
一樣到陰鬱之地來閃耀，
內心蘊藏着他們的容貌，
我覺得狠與他們接近！

啊！如其是你們，可愛的幽靈，
遠離塵喿，遠離市聲，
每夜重來，
與我的夢魂相混。

帶着和平與情愛，
到我衰弱靈魂的懷抱裏來，
如同是玫瑰般紅的夜星
破曉以後降下一樣。
來啊！…但是悲哀的雲霧。
已自天際升起，
他們遮沒了溫柔的光亮，
一切都藏匿在黑暗裏。

這首詩簡直是想入非非！因在寂靜與黑暗之中，忽然得見一顆明星，這是何等的可喜！但他沈溺在憂愁裏的心却遡着這微光的照耀，發生了許多空想，以爲這就是他情人幽靈的啓示，竟要求他『帶着和平與愛情到我衰弱靈魂的懷抱裏來』，那曉得雲霧一起，星光遮沒『一切都藏匿在黑暗裏』，這又是何等的恐慌！因求安慰而悲哀加多，世間儘有許多事是這樣的啊！

人到了失戀於一切，毫無希望的時候，要想免除痛苦，祇有自殺之一法，但是那馬第勒還沒有到這最後的一步，由失望的反動裏產生了他宗教的信仰，而愛好自然之心情，於此亦更加深厚，這雖然是强自慰解，但到了這種無可奈何的時候，也未始不是一種超脫痛苦的方法。我們看了「山谷」這首詩，可以明白他心理的變遷。

山谷 Le Vailou 譯自沈思詩集

按：那馬第勒曾在一八一九年六七月間，到他好友維尼攸家裏去—大琅 Grand-Lemps 地方—盤桓了六個星期，出遊附近的多俳奶山 Montagne du Dauphiné，發現這個可愛的山谷，受了感興的衝動，於是做了這首詩。

我的心厭倦一切，就是希望也完了，
再也不做懇求命運的祈禱；
償還我，我孩童時代(註一)的山谷，
一個待死的生命之隱遯所。

這是幽暗山谷裏的途徑，
山邊懸着深密的樹林，
他們參差的樹影彎下遮着了我的頭

他們將我完全藏沒在寂靜與和平裏。

那邊兩條小河隱匿在草地的檐下，
蜿蜒曲折環繞着山谷的週圍，
他們有時將他們的波浪與汩汩的水聲相混，
離開他們的泉源並不遠他們竟失蒸了他們的河名。

我生命的泉源也和他們一般這樣流着，
他無聲，無名，也不回顧竟過去了，
他是他們的波浪清明，而我的靈魂已是混亂了，
美麗之日的光明將再不反射了。

河牀的清冷，遮蓋河流的樹蔭，
整天引着我在河邊留戀，
好像一個孩子在搖籃裏被一種單調的歌唱所感動着，
我的靈魂也被河流的汩汩水聲所催眠了，

哦！這是那環繞草地的四週，
滿足我眼睛的天邊，
我愛停步，獨自在自然界裏，
聽着波浪，望着蒼天。

我在我的生命裏看見得太多，感覺得太多，愛得太多，
我正來找賴呆（註二）的寂靜去生活，
美麗的地方或者為我，別人忘了這些沿岸的風景，
祗有忘却是我的幸福。

我的心有了歸宿地，我的靈魂也在沈靜中，
人間遠遠的將滅的市聲向前進着，
好像是被距離減少了的悠遠的聲音，
偶然被風吹送到耳邊來。

穿過了雲霧，我在這裏看見了生命，
為我，他已消滅在過去的黑暗中，

祗有愛還存在，好像是一個大的影子
祗餘留在醒覺時消滅的夢裏。

休息，我的靈魂，在最後的隱遁所裏，
於是一個遊客他滿心藏着希望，
未進去以前，他在城門邊坐下，
呼吸一會黃昏之含香的空氣。

好像他一樣：我們拂拭脚上的(註三)塵土，
走過這條路的人，永遠不再回來，
好像他，這位永久和平的先驅者一樣，
我們在就走場的臺端呼吸。

你的生命幽暗而短促，如同是秋日一樣，
倒斜下來好像是山邊的樹影；
友誼逃叛你，憐愛拋棄你，
你，獨自，走向墳墓的途徑。

但是自然還在那兒，他接待你，他愛憐你，
陶醉在他常歡迎你的懷抱裏：
當爲你一切都改變的時候，自然還是這樣，
同樣的太陽升起，照着你的生命。

他仍舊以光明和幽暗環繞着你，
從你的愛裏取出你失却底謬誤的幸福；
在這兒崇拜那悶聲所仰慕的偉大哥爾(註四)
和他同聽天聲的和諧。

在天上跟隨着生命，在地上跟隨着黑影，
在空中與風飛翔；
用神秘之星的溫柔光亮，
穿過樹林，在山谷的幽暗中照耀。

上帝，因爲要使人了解，賜以智慧，

最後在自然裏找着了他的創造者。

一個神靈的聲音在他的寂靜中(註五)說話：

誰在他的心裏還沒有聽見這個聲音呢？

(註一) 那馬第勒在一八零四年的十月裏曾到大琅地方玩過，十五年後回想到童年時代毫無憂慮的生活十分豔羨，所以他要索還他『孩童時代的山谷』

(註二) 「賴呆」 Léthé 爲希臘神話時代的出典，相傳爲下界之河名，飲了這河裏的水，可以忘却過去一切的事實。那馬第勒引用這個出典，可見他狠想忘却一切，超脫痛苦。

(註三) 「拂拭塵土」 Secouer la Poussière 是一種象徵的動作，意謂一去將不復返。耶穌吩咐他的門徒，凡是從他們受過虐待的家裏或村裏出來的時候，必須拂拭脚上的塵土。(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節。)

(註四) 俾大哥爾 Pythagore 希臘古代的哲學家，他以爲宇宙的全體不過是個和諧—天空星體的流動常發出一種最可羨愛的音樂。

(註五) 「在他的寂靜中」 意謂在自然界的寂靜中。愛與自然，在這首詩裏竟化成一片，發生了他情感衝動的宗教信仰—作他勉强的安慰。

他直接敘述許妮之死—咒咀死，贊美死—的藝術，可以在他那首「十字架」詩裏看得透徹。

十字架 Le Crucifix (作於一八一八？譯自新沈思詩集)

按：Crucifix 是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表像，爲教徒用來象徵聖跡，爲將死的人懺悔，最後的祈禱。

那馬第勒做這首詩的唯一動機，可在他自己的註解裏看出—『我的朋友維尼攸先生，曾經在許妮彌留的時候，襄助一切，他將在她臨終時候放過在她唇邊的十字架帶來，交給了我……我在悲傷和沈默的一年之後，才爲這個遺物做這首詩。』由此可知這又是一首追悼並懷想夏爾夫人的輓詩。

你，(註一)就是在她最後的痛苦，最後的離別，

她微喘的嘴唇上，我所默默認識的。(註二)

加倍神聖的象徵，將死之手的贈品，
　我上帝的形像；
在你那我所膜拜的脚下流却許多的眼淚，
在神聖的時間裏從一個殉教者（註二）的懷裏，
你在我戰慄的手裏經過，
　她最後的嘆息還有些溫暖！
聖火射出最後的光亮，
神甫低誦柔和的喪歌，
好像一個婦人對着入夢的孩子，
　低唱悲涼的歌兒一樣。
因她信仰的希望，她的額部仍護守着心中的印象，
在她的面上，也映顯出一種可敬的美（註四）
暫時的愁容顯露了她優雅的神韻，
　她莊嚴偉大的死。

風撫模她散髮蓬鬆的頭，
一陣陣顯出隱匿她的容貌，
如同是看見白廟上浮動着
　黑松的影子。
她一隻手臂在她悲哀的牀邊垂着，
那一隻咧，毫無力氣的彎放在她的心上，
好像仍舊在尋覓並安慰救主的影像，
　在她的嘴上。
她的嘴唇還半張着去和他接吻，
但是她的靈魂已經在這個神聖的接吻裏飛逝了，
如同是在和他接近以前被熱情
　所消耗了的微香一樣。
如今在她冰冷的嘴上，一切都靜止了，

痛苦也在她入夢的心胸裏隱默了，
眼睛裏沒有了目光陷落的眼皮
　　也閉了一半。
我啊，直立着，被困在祕密的恐懼裏，
我不敢走近這個受我敬仰的遺骸，
好像這樣沈默的死之莊嚴，
　　已經奉獻了於神的一樣。
我不敢啊！…但是神甫已經領會了我的寂靜，
從她冰冷的手裏拿着那十字架，
「這就是紀念這就是希望，
　　我的孩子啊，接受着這些！」
是啊，我保存着你，哦，悲哀的遺物！
自從那天之後，我已種了七次的樹（註五）
在她的墓上樹葉不覺得已經換了，

　　但你沒有拋棄我。
牢牢將你放在心上，唉！就在心上一切盡都消滅，
你抵抗着時間不會忘記，
我的眼淚一點一滴在溫美的象牙上（註六）
　　已經鍍印着他們的痕跡。
哦，飛逝的靈魂之最後祕密呀，
來啊，永留在我的心上，仍舊談着，並且告訴我，
當她低微的語言祗及於你的時候，
　　她和你說些什麽。
在可疑時間裏飛逝的靈魂，
隱匿在我們眼上厚密的面衣之下，
於我們隔膜的感覺以外，慢慢的退走，
　　對於最後的離別毫無感覺。

生命之於無確定的死，
好像是果子以他的重量垂在樹枝上一樣，
我們的靈魂臨空懸着並於每一剎那間，
　　在黑夜之墳上戰慄。

當歌聲與嘆息聲混成和諧的時候，
已經不能喚醒我們入夢的靈魂了，
將死之人的嘴唇在臨終的時候嚴密合着，
　　如同是一個最後的朋友。

縣離這個狹道的恐懼，
與超昇對於上帝的愛願目光，
神聖的安慰物在這上面我們和聖像接吻，
　　回答我啊，你和她說些什麼？

你知道，你了解死！
在那可怕的夜裏你也白白的祈禱，
你神聖的淚，自夜至晨，灌溉了
　　聖潔的橄欖之樹根。

從十字架上，你的眼睛（註八）露出這偉大的神祕，
你看見你母親流淚，宇宙畢寰，
你拋棄我們，也和你世間的朋友一樣，
　　你的驅體祇在天上，

因爲這種死的原故，我的愛願
在你的胸上感發些悲傷的嘆息，
當我最後的時間將到你也牢記着你的
　　哦，你，你了解死！

我尋找她嘴所對着做唱的地方，
在你的脚下，消散了那不能挽留的離別，
她的靈魂將來引導着我流浪的靈魂，
　　到同一上帝的懷抱裏去。

哦！於是我就在我悲涼的牀上，
憂傷而同時又沈默好像是流淚的天使一樣，
喪禮的表像安放在我的嘴上，
　神聖的遺物啊！
回想牠最後的步驟，媚悅牠最後的光陰，
希望與情愛的神聖保證物，
從這離者到留居的人，
　如此輪流的過去。
直到那一日，已死的人出顯於幽暗的天空，
天上的聲音呼喊他們七次（註七）
喚醒凡屬沈睡在恆久十字架的
　墨形之下的人們！

（註一）這首詩是借着詢問十字架的口氣做的，詩中的「你」字全係指十字架而言。

（註二）許妮彌留的時候，那馬第勒並沒有在她的牀邊，這些話全係想像之辭也許是追悔的話。

（註三）「殉教者」Martyr 意謂信仰宗教至死不變的人。在原文裏這個名詞雖屬於陽類然而此處確係指許妮而言。

（註四）想像之辭其餘類此者盡是理由見註二。

（註五）去許妮之死僅有一年，何能種了七次的樹，這也是過於夸張的話。

（註六）卽指十字架上的彫刻聖像而言。

（註七）聖經裏的出典—世界之末日天使將出現，呼喊七次，使善人得救。

（註八）「你的…」這是對着十字架上耶穌的聖像說話的口氣。

這是何等沈痛的詩！

在這首詩裏那馬第勒狠極力表示他宗教的信仰，但是我們要明白這位詩人不是絕對崇拜教律的信徒，不過是個情深意弱的人受了情感的衝動，偶然發些空想罷了。他在他所做『上帝』Dieu 那首詩裏，頌揚贊美無所不至，忽然又發生疑問有

一句詩道：「來將你自己顯現迫我們信仰。」「Viens, montre-toi, toi-même, et force-nous de croire」在他的與友人通信集裏，有一位朋友說他是：「極想信仰上帝與靈魂之永生，他復自屏於信仰之外，他昡惑無定……」他自己也說：「但是我疑惑，我想要，我切願，我希望，不過我信仰得不甚堅確。」「Mais e doutais, je voudrais, je désire, j'espère plutôt que je ne vois fermement」像他這樣不可靠的教徒，有些法國近視眼的批評家－特別是教徒－定要許他是宣傳教義的大詩人，豈不可笑！

卽以上列這首詩而論，那馬第勒完全寫的是愛與死之衝突，失戀與希望之調和，何嘗是眞正醉心於教義咧！

那馬第勒在和夏爾夫人相識以前，出遊意大利的時候，還有一件傷心的故事。在他和諧詩集裏有一首長詩，敘述此事甚詳，詩亦極好。

第一件遺憾 Le Premier Regret 譯自和諧詩集

那馬第勒於一八一一年遊意大利的時候，在臘泊爾 Naples （意大利之名城）地方，遇見一個漁翁的女兒，名叫格娜細亞Grazilla，她那時候年紀雖很輕，不過十五歲，然而她純潔的美，天眞的情已在那馬第勒心目中留下了深厚的愛之印象，不幸她在那馬第勒歸去的後一年，竟以病死。那馬第勒此詩大約作於一八二六年，卽格娜細亞死後之第十五年？詩中所敘雖係回想當年歡聚情景，然而音調悲涼，辭意悱惻，沒有絲毫逸樂之意，非深於情者決寫不出這樣的哀豔動人的詩。我有一位女同學Miss Mary Wilson曾對我說過，「我讀這首詩才知道情愛裏的悲哀元素比較他的愉快元素更要來得懇切感人，那馬第勒約碎心史，竟使我流却許多同情的眼淚…」她的話是否確實，我們看了這首詩，自能決定。

在那喧響的海濱上所郎脫的海(註一)
翻滾着深藍的波浪，橙樹的脚下，
靠近那山徑，發香的乾草之下，
有一塊小的矗立的寂寞的石頭(註二)
引着一個遊客散亂的脚步。

在十字花圈的花束之下藏着一個名字，
回響永不重行喊着的名字，
有時祇有走過的路人停步，
撥開着野草念着那年歲日月，
覺着有幾點涙兒在他的眼裏滾着。
說道：「她祇有十六歲，未免死得太早！」

但是爲什麽牽引我回向着過去的情景，
任憑這輕風愁嘯着，波浪嗚咽着，
回來啊，回來哦，憂愁的感想！
我不哭泣，但願夢想！

他說：「她祇有十六歲！」是啊，十六歲！這種年紀
不能使她的容顏更爲光輝，
這個燦爛海岸的一切光明
在更可愛的眼裏將永不反映。

唯有我重行看見她，祇因生動的思想，
在靈魂裏永不死滅，伱留下了她、
生存着，如同當日她的眼睛望着我的一樣，
在海上常作我們最初的談話，
她黑的頭髮被風吹散了，在空中飄動，
帆篷的黑影，在她的腮上浮動，
她聽着夜半漁人的歌聲，
淸香的輭風吹動着新鮮的空氣，
她指給我看，天上欣喜的月亮，
好像黑夜的花在黎明裏歡樂一樣，
以及白銀似的浪沫，並對我說：爲什麽
一切都光耀在空中並在我心裏？
流在這些光亮的空中景緻，
吞沒海濤的金色沙岸，
在天際戰慄的這些山頂，
蓋滿了幽寂樹林的這些海港，
海上的這些火光，波上的這些歌唱，

從來沒有感觸我的心情到這樣不可言狀！
爲什麽我從來沒有夢想到今夜這樣？
我心上也起了一顆明星麽？
『你晨光之子（註三）說啊！如此美麗的夜，
你國裏的夜假使沒有了我，我可像這樣？』
於是她望着坐在我們旁邊的她的孃孃，
因爲要睡，放倒她的臉在她的膝上。

但是爲什麽牽引着回向過去的情景，
任憑這輕風愁嘯着波浪嗚咽着，
回來啊！回來我憂愁的感想！
　　我不哭泣，但願夢想。

她的眼睛是何等的清徹，她的微笑何等的誠實
她的天眞這等充滿了她光明的靈魂，
耐米（註四）美麗的湖從不吹縐微波的
透明與清潔。

在她的面前看見她靈魂裏的思想，
她的眼瞼在她半合的波上從來不
隱匿她滿含純潔的眼光，
也毫無憂念在她的額上留下縐痕，
一切歡欣在她的心裏這個青春的微笑
後來在她的口上祗帶着憂愁散了，
現在她半開的唇上常常浮現着，
好像晴爽之日的天虹一樣，
沒有一塊黑影遮沒這嬌豔的面龐，
光線也沒有穿過雲彩，
他輕忽的遲疑的搖曳的步驟，
飄浮着好像是在空中搖動的自由的波浪，
要跑就跑着，她銀鐘似的聲音，
她天眞之魂的清潔回響，
在靈魂的音樂裏一切都好像唱着，
歡欣高歌，直到可及的雲霄。

但是爲什麼牽引我囘向着過去的情景，
任憑這輕風愁嘯着波浪嗚咽着，
囘來啊！囘來，我憂愁的感想！
　我不哭泣，但願夢想。

我的形像是鏤刻在她心裏的第一個，
好像是早晨睜開眼睛所望見的光明，
她自那天之後再不作深思空想，
自從她愛的時間之後宇宙就是愛情。
她以我與她自己的生命混作一處，
她看見我靈魂裏的一切，我也分得
在他眼下所浮動的愉快世界。
人間的幸福和天上的希望，
她不再想到光陰，單獨的時間
遠遠的已消磨了她的生存，
在我的面前這種生命沒有什麼紀念，
一個美麗之日的黃昏就是那未來

她信賴，那對我們微笑，
柔美的自然，在她清潔的祈禱裏，
她滿心不含眼淚而充塞了愉快，
她常愛帶些花散放在聖台上，
她的手牽着我走到禮拜堂去。
我好像是個謙虛的孩子，效仿她的榜樣，
她的聲音低低的對我說道：『與我同作祈禱，
因爲我沒有了你便領悟不了天道！』
但是爲什麼牽引我囘向着過去的情景，
任憑這輕風愁嘯着波浪嗚咽着，
囘來啊！囘來，我憂愁的感想！
　我不哭泣，但願夢想。
看啊，在她的山谷裏水之活源，
滿貯着好像湖水之在他狹窄的邊岸裏一般，
藍而清潔藏匿在風所吹不縐，
炎烈的陽光所乾枯不了的地方，

一隻白鵞在潔淨的水面上游泳着，
伸着他的頭頸破開了浪紋，
裝飾成了取不着的一面水鏡。
在那中間映射着黃昏之明星，
但是假使他飛向那些新的源泉，
他就要用他濕的羽翼打動了那戰抖的波浪
天色暗晦，在那耀閃
白的羽片的波光中，浪也落了，且使羽毛減色，
如同是鷹鷲，他的仇敵，
在水波上這流下些死之痕迹。
吹碎着這樂湖底輕風，
祇不過在沙岸上滾起一片黑浪，
就是這樣，當我別她的時候一切都在她魂靈裏戰慄，
陽光滅了，她死的火炎倒升在空中，不再回顧。
她不等候第二次的相聚，
她在希望中不爲憂慮而憔悴，
她痛苦中不與她的生命相競爭，

她祇滿飲悲哀之盤裏的愁水，
她沈溺她的心兒在第一次的淚裏。
好像那不及她這般純潔而美麗的鳥兒一般，
他在黃昏的時候，將他的頸兒放在翼下，
她包匿在一個沈默的失望之中，
她也睡着了；但是唉！却遠離了黃昏！
但是爲什麼牽引我回向着過去的情景，
任憑這悲風愁嘯着，波浪嗚咽着，
回來啊！回來我憂愁的感想！

我不哭泣，但祇夢想。

她已經睡着在這土牀中十五年了，
再沒有人在她最後的安息地來哭弔，
迅速的忘情包葬死者之第二層喪布(註五)
已經掩沒那走向海岸的小路。
沒有人來瞻視這將滅的石碑，

除却我的相思，沒有人爲這個夢想，爲這個祈禱，
當我過去光陰的思潮重起的時候，
我詢問我的心那些亡故的人們，
我的眼睛在那些可愛的印象上浮動，
我在我明星消滅的天裏痛哭！（註六）
她是第一顆星，她一生信仰的，溫柔的，
甜蜜的餘光，仍舊照耀在我的心上。

但是爲什麽牽引我回向着過去的情景，
任憑這輕風愁嘯着，波浪嗚咽着，
回來啊！回來哦我憂愁的感想！
　我不哭泣，但願夢想。

一株荆棘的灌木，在那慘淡的草地上，
這是自然界給她唯一的紀念物。
海風吹着，陽光晒着，
如同是一個有根之心的悲哀道喊。

他（註七）看見岩石中沒有了她，祇餘些黑影，
路上的塵土，灰向了他的樹葉，
他彎到了他細枝紛披的地上，山羊的嚙傷常被他禁止，
一朵花在春季的時候，好像一片白雪，
飄浮着一兩天風就來侵害了他，
在他放出清香以前，就使他凋謝，
好像她的生命寄落在欣悅我心以前一般！
一個溫柔的悲哀的鳥，
在那彎折的枝上立着低唱，
哦，你說！生命之花就這樣早的凋謝了麽，
可有一個重行着花的地方？

恢復，恢復那過去的光陰！
你們這些憂愁的回想可助我嘆息，
到我的靈魂所去的地方去，去啊，我的感想！
　我心傷痛，我要哭泣。

（註一）「所郎脫的海」 Mer de Sorrento 是朧迫爾的海灣所郎他 Sorrento 就是這個海灣邊上的一個小鎮，在朧迫爾之東南方。

（註二）指墓碑言。

（註三）對於那馬第勒用的稱呼。

（註四）尉米 Némi 湖在阿爾磅 Alban 山中，一個息滅火山的旁邊，在羅馬之東南，距離該城約數英里。

（註五）言忘情於死人，正好像加死人以第二層喪布，與生者相隔益遠。

（註六）「明星」指他的情人而言。

（註七）他—荊棘樹之代名詞

於將在十八歲的時候，讀了那馬第勒的詩，曾說過：

『這才是詩人的詩，從詩裏寫出的詩。』 "Voici donc enfin des poésies d'un poète, des poésies qui sont de la poésie"

我們讀罷這首詩想必也有這種同樣的感想，他寫景敘情的藝術，在這首詩裏可謂極生動哀豔之能事，最是他的音韻聲調，容易感人，我每一次讀罷，心琴上的同情之絃總是大為顫動：

那馬第勒的好詩極多，我無意介紹他全部的作品，祇想使讀者知道他詩的藝術及其特性之大概，所以祇選譯了上列這六首詩。他的「人」「上帝」「永生」「失望」「祈禱」「秋」及其他幾十首名詩，我都沒有來得及介紹一則固然是為篇幅所限，我不得不加以選擇，二則是因為他詩的性質並不複雜，有了這幾首也可見到他詩之一斑，三則是因為他的詩並不含有宣傳主義的旨趣，單調的抒情，使人重復讀了，容易厭倦，有了這三種原因，所以我在本文裏不願多譯他的詩。

對於那馬第勒詩的作品，法國狠有些批評家及創作家大下批評，多半是贊揚的論調；但是真能懂得他詩的妙處的人，却不甚多。我在這裏要介紹他幾個知己的批評家，第一位就是他慈愛的母親。

『阿爾風司寄給我許多新近脫稿的詩，這些詩感我極深。他在他的詩裏所說的正是我所想的；他是我的聲音，因為我很感覺美麗的事物，但是每當我要將這些事物一一對上帝敘述的時候，我就嗢啞了；當我深思的時候，我有，好像一塊非常熱烈的大的火點在我的心裏，却不發出火炎來；但是聽見我的上帝用

不着我的語言；我感謝他將這些都賜給了我的兒子。』

當那馬第勒被選入法國學院的時候，巨維哀（Cuvier）在回答那馬第勒的演說中，曾說過一段富有詩意而最懇切的話：

『正當失望與憂愁極猛烈的佔據靈魂的時候，一個孤寂的遊客偶就聽見一種聲音顫響着，在這種聲音裏，溫柔的，輕亮的歌唱，表達着情緒，感應着他自己的情緒；他好像被慈愛的同情所束伏了一般，他覺得那已經爲失望所弛縱的情絃又重行顫動；假使這個聲音描寫他的痛苦，並且夾雜些希望與安慰，在他的身心裏不曾重生了一個生命；他已經與這位償還他生命素不認識的朋友相愛；他已經切願將他環抱在懷裏，與他暢談他所要和他說的話。先生，這就是你沈思詩集第一集在這些多數感覺敏捷而又爲世界之謎所苦惱的人們身上所發生的應響。

』

那魯美 G. Laroumet 在他的文學與藝術之研究有一段較爲確實的批評，他說：

『那馬第勒是個祇知道他靈魂的呆子—（這是聖伴物 Sainte-Beuve 批評他的話）“l'ignorant qui ne sait que son âme” 這個靈魂必是他詩中所常有的物質，發童時代少年時代的印象，宗教的情緒——他雖想將這種情緒化成哲學，可惜缺少理知，愉快與憂愁，青春的熱情與愛，年齡成熟時代的偉大思想，回憶中的歡樂與悲哀—常常並且多部分是個人的情緒，這些就是他最誠摯，最懇切，最沈痛，且又最細膩的詩底材料；這種詩使人的靈魂欣慰，滿足他的要求，好像是一張古琴之安慰生命一樣。……』

最爲正確的批評，我看還要推高替哀 T. Gautier（一位十九世紀的詩人，我將在後數章裏介紹他）的論調：

『那馬第勒實在不獨是一位詩人，他自身就是詩。他清潔的，優美的，高尙的天性，好像是完全不了解人生的醜惡與卑汚。這就是他的書，這就是這位著作者，爲這部詩集，人所能選的最好標題，便是詩人之寫眞。—手中操着七絃琴，肩上披着被風雨打溼的外衣，這並不像是嘲笑的話。（意謂藐視其他一切但知有抒情主義，）

『這是何等新奇而深沈的聲韻！這樣純潔的願望，這樣趨向理想的奮激，這樣愛情的淸白心胸，這樣溫柔而悲哀的音律，這

愫靈魂的嘆息與陳訴；還沒有一個詩人曾經使這些顫抖振動！」

經過他們這幾位的批評，我還有什麽可說呢？我研究那馬第勒的詩爲時還不到半年，再加以我學力之薄，當然說不到什麽批評，不過我也狠想將我自己研究的結果寫出來向同志們請敎。

那馬第勒是個天生的多愁詩人—孩童時代的愉快家庭既不能消滅他內含的悲哀，少年時代的浪漫生活倒傾瀉出他心泉的情流—他的詩有兩種濃厚的元素：誠摯，與懇切，這兩件都是人性中最可寶貴的元素，而又是藝術中披露人性的重要元素，所以在他的作品裏，找不出修飾的辭句，和娛樂的意味，他每有所作，都不是有所爲的，而是不得已的。

不過同時他詩的缺點，也就是柔弱，散漫，含渾，重複，不規則，然而這些弊病，並無礙於他天才的表現，他畢竟還能用最自然的筆法去展達他的情緒。假使我們承認詩的基本元素不過是情緒，那末那馬第勒便可稱作一位大詩人，因爲他詩的構成，就是他情緒的完偉組織，所以他的詩能極純靜，敏捷，深厚與沈痛之妙。

我深信那馬第勒是一位多情而善於訴愁的詩人。他所彈奏的，不是七絃琴的樂器，乃是他自己的心琴，所以在他的詩裏看得出情緒的色采，聽得見魂靈的顫動。他自己曾說過他的詩並「不是一種藝術，這不過是我那爲嗚咽所戰慄的心底一種宣洩。」‘Ce n'était pas un art, c'était un soulagement de mon propre coeur qui se berçait de ses propre sanglots’（見第一集沈思詩集序）完全根據於他天才的馳騁與情感的衝動而做詩，所以他的詩真成了他的心聲，既沒有絲毫乞憐取媚的動機，亦不帶些微彫琢做作的意味。他祇是寫他所要寫的，說他所不能不說的。換句話說他祇是爲他自己的心情歌唱。他說；「詩之於我，祇是祈禱，思想之最美麗最強烈的動作，但也最短，且所費時間爲每日工作之較少者」。‘La poésie a été pour moi ce qu'est mais le plus beau et le plus intense des actes de la pensée, maisle plus court et celui qui dérobe le moins de temps au travail du jour”（見選詩集序）新沈思詩集裏有一首「將死的詩人」Poète Mourant

曾將他做詩的旨趣很慘淡的說出：

『我的朋友們呀我唱着好像是人嘆息，
好像是鳥悲歌好像是風愁嘯，
好像是水流着嗚咽一樣。』

"Je chantait, mes amis comme l'homme respire,
comme l'oiseau gémit, comme le vent soupire,
comme l'eau murmure en coulant."

與自然界化合的與「人」「鳥」「風」「水」等等合奏着自然音樂的詩人是永不死的詩人！他的靈魂寄託在法國人民及其他國的人民；知道他藝術人們的腦海裏；他的天才啓示了許多藝術之神祕於他同時及他後輩的詩人『將死的詩人』又何曾死呢！……

(未完)

父之回家

菊池寬原著

"CHICHI KAERU"

方光燾翻譯

時間——明治四十年前後

地方——南海道海岸的一小都會

人物——黑田賢一郎 二十八歲
他的弟新二郎 二十三歲
他的妹胤姑 二十歲
他們的母親珍娘 五十一歲
他們的父親宗太郎

佈景——中流階級的樸素家庭一間六鋪席的房子，正面有小櫃，上有鬧鐘一，前有長方形的火盆；水蒸氣自開水壺中噴出，桌子一，賢一郎剛從公衙回來，像纔更了衣似的，穿着和服，很安舒的看報；母親珍娘縫着東西，將近午後七句鐘，十月初旬，

賢一郎 媽媽胤妹到什麼地方去了？

母 送衣服去了。

賢 還是替人家做活計的麼？我想別人的事覺可不必做了。

母 是的不錯，可是她無非想在出嫁的時節多帶一二件好的衣服去呀！

賢 (把報紙翻一面)前幾天所談的那家，怎麼樣？

母 胤兒對於那邊，好像不中意似的，可是那邊却一次一次很

熱誠的來要求着呢。

母　就財產這一點說，那家已經算是一个很好的人家咧。

賢　但是一萬兩萬的財產用起來也眞不算一回事。就看我們自己家裏，當母親來的時候公債田地不是也有兩三萬塊錢的麽？可是父親遊蕩快樂一會兒便流水似的花盡了。

母　（像喚起了不快的記憶似的，默默無語。）

賢　我自己上了當已經受用了，所以我想嵐兒與其論財產，還不如把她嫁給一位品格好的人，就沒有財產，只要丈夫的志氣高，一生就不用勞苦也能過得過去的。

母　人品旣好，財產又多，豈不更好麽？

賢　（那樣的事，那裏希望得到呢？——）嵐兒無論長得怎樣標緻，可是家中總沒有錢。現在稍稍辦一點裝奩，就要花費三五百塊錢呢。

母　——嵐妹爲着父親的緣故，小時已經是很苦了。論到裝奩一層，自然不可不竭力的辦一辦。我們若能積蓄到一千塊錢；就把一年拿來辦這事罷。

賢　也無須那樣的，祇要有三百塊錢辦一辦，就可以了，此後你娶了親，那末我就可安一安心了。人家總說我的夫運雖不好，子運卻好的，可是當你父出去的時候，我那時眞不曉得怎麽辦哪。……

母　（爲轉換話題的緣故）新弟今天這樣遲，還沒有回來呢。

賢　因爲值日，所以就遲了。——新兒說從這個月起又要加薪水了。

母　哦，是了！——他在中學校的時候成績很好，所以當小學教員，總覺得不滿意。但是只要自己肯用功，無論怎樣總能成功的。

賢　已經託了人替你作媒，但是還沒有門當戶對的。倘是鄉下的姑娘倒也很好，若說那邊身家稍許高一點，恐怕就不肯嫁給我們這邊了。

母　再遲兩三年也不妨。

賢　但是嵐兒一出嫁之後，定要給你娶了。因爲那末一來，我的事總算結束了一下了，你的父親出外的時節，我那時候帶着你們三個小孩，眞不曉得怎麽辦，可是，……

母　已往的事，說也無益。

賢　門開時新二郎歸來：一少年的小學教員；眉目淸秀。

新二郎　只今（讀若 Ta daima）（註日人歸家時用此語卽

「剛剛」表明剛剛回來的意思）

母 呀！回來了。

賢 今天不是回的很晚麼？

新 今天要查考的東西很多。眞眞沒有法子，呀！氣悶極了。

母 我們早就想吃飯爲要等一等你呢，

賢 吃了飯，再去洗澡罷。

新 媽媽！嵐妹呢？（一面換着和服）

母 送衣服去了。

新 （換了衣服，很安舒的）哥哥，我今天聽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杉田校長說在古新町碰見一個很和父親相似的人呢！

母和賢 嘿！

新 ——杉田先生說：他正經過並排幾家客棧的那一條街的時候，有一個六十左右的老人在前面走，仔細一看，很像見過似的；走近去看看那個人的橫面時，很和我們的父親相像。眞眞是像宗太郎呢！他想若是宗太郎，定有黑痣的；看有了黑痣，再去招呼他。正想走近去，那個人却轉向水神廟的那條橫街，悄悄的走進廟裏去了。

母 ——杉田先生是你父親小時候的朋友，一塊兒練槍使棒的。想必不至於錯罷；但是却也有二十年不相見了。

新 ——杉田先生也是這樣說。他說無論怎樣，總已經有二十年沒有會面了。所以也不敢確實的斷定。但是一個從小相識的——宗太郎，若說會完全看錯了，那也是講不過去的。

賢 （不安的眼珠發出光來）——杉田先生和那個人沒有交談過麼？

新 若是見有黑痣，倒是打算去招呼的。

母 哦！想必總是杉田先生看錯了。斷沒有回到同一條街上，却不跑到自己生長的家裏來的呢！

賢 但是恐怕父親有點不好意思走進來呢！

母 我總想他恐怕已經死了，他出外已經有二十年了呢！

新 聽說在岡山有人碰見過他。

母 那是十年以前的事。久保家裏忠太到岡山的時候，你父親正帶着獅子老虎，在那邊演技。他把忠太請到酒館裏去吃飯，問問家裏的情形。那時腰帶裏放着金錶，全身穿的是綢衣服，很闊綽呢！自此以後，就沒有聽到別的消息了。那是戰

爭開始之後的一年已經有十二三年了呢！

新　父親眞是不堅定，好變遷的人。

母　年輕的時候就不大管家裏事，好做投機事業。借了那樣多錢，也不是完全耗在遊蕩裏。據說他曾到支那去販賣千金丹，折了本呢。

賢　（做出不安的表情）媽！媽！吃飯罷。

母　噯呀！當眞就忘記去了（起身走向廚房內去，臺上已看不見她的影子）杉田先生說看見的話，想來總是看錯了。若是還活着的時候，一年一年，總應該有一張明信片寄到家裏來呢……

賢　（頗嚴肅的）杉田先生碰見了那人，是那一天的事？

新　是在昨天晚上九點鐘前後。

賢　怎樣的裝束？

新　據說穿得也不很好，連外套也沒有着呢！

賢　哦！

新　哥哥你所記得的父親，是怎麼樣子的？

賢　我已記不起了。

新　想來總不至於的，那時哥哥已八歲了。就是我也還糢糊的記得呢！

賢　我却記不起，從前却還記得。因爲竭力想把他忘記去，所以就記不起了。

新　杉田先生講了許多關於父親的話。據說：父親在青年的時候是很漂亮的一個男子。

母　（從廚房搬出飯菜）不錯呀！你父親從前確是很漂亮的。當在某貴人家裏做書僮的時節，據說：夫人的丫頭曾經把戀歌放在筷子匣裏送給你父親呢！

新　爲什麼要送，筷子匣呢？哈……

母　他是丑年出世的，今年已經五十八歲了。若是安靜的住在家裏，正是享福的時候了啊。

三人吃飯

母　嵐兒想總該回來了。天氣已很寒冷了呢。

新　媽媽！今天淨願寺的椋樹上，聽見有百舌叫呢。眞是秋天來了。……哥哥！我想我還是去應英語檢定試驗罷。因爲數學沒有好的先生。

賢　那很好。仍舊到愛來克松先生那裏去讀麼?

新　打算那樣做,因爲他是宣教師,不收學費的。

賢　哦!無論怎麼總要努力的做去呀!你總要用功,使人家知道。不借父親的力也可以成一個自立的人我本打算去考高等文官。但是規則改正之後,非中學畢業的不得應試,所以我就把這個心思丟開了。你是中學已經畢業的,應該好好的用功去呀。

(此時門開處嵐姑回來,很白淨的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

嵐姑　只今 (Tadaima)

母　呀!你怎麼回的這樣晚!

嵐　因爲又有生活託我做,又加上做了一些別的事。

母　呀!快吃飯罷。

嵐　(當坐下的時節做露不安的表情)哥哥,剛纔回來的時節,在我們家的斜對角有一個老人家站在那裏,很注意的對着我們門內望着呢!

(三人都露出不安的面色)

賢　嚇!

新　怎樣的一個人?

嵐　天已經暗了,看不淸楚!可是人很高的。

新　(起立走到近門的一間室子,從窗窺望。)

賢　誰?呀有沒有人呢?

新　沒有,那裏什麼人也沒有。

(兄弟三人沉默着)

母　他離開家裏是在盂蘭盆會後三日呀!

賢　媽媽!從前的事,請不要再說了。

母　我在年輕的時節雖然很怨恨着他,可是年紀一老,覺得心腸就軟弱了。

(四人默不作聲,吃着飯不意刮喇一聲,外面的門開了,賢一郎和他母親的面色受激動特多,但是激動的內容却極不同。)

男子的聲音　喂,對不起。

嵐　那位? (但是她却不起立)

男子的聲音　——珍娘在家麼?

母　在家。(好像被吸引去似的跑往門口,以下僅聽得聲音。)

男子的聲音　阿阿你是珍娘呀！

母　噯呀！原來是你呀！呀！和從前大，不相同了！

（二人帶着流淚的泣聲）

男子的聲音　呀！身體康健是頂好的事，兒子們想必都很大了。

母　是呀！都很大了，都是很齊整的大人了，請上來看看。

男子的聲音　可以上來麼？

母　有什麼不可以呢！

（離家二十年的（父親）宗太郎形容憔悴，老妻領他進室內新二郎和胤姑眼皮忽開忽閉的，凝視着他們父親的樣子。）

新　原來是父親呀！我是新二郎。

父　阿你已經是一個很齊整的大人了，記得離開你的時候你站都站不穩呢！………

胤　爸爸！我是胤姑。

父　聽見說有一個女兒也長得這樣標緻了。

母　呀！真不曉得從那頭說起！好兒子，都已經這樣大了！想起真覺得很好呀。

父　俗話說得好，沒有父親，兒子也得活的，哈哈………

（但是誰也不和這笑聲；賢一郎倚在桌上低頭不語。）

母　賢兒和新兒都是很能幹的兒子。賢兒在二十歲上就做了什麼普通文官了。新兒在中學校的時節，從沒有考在三名後。現在二人共要賺六十塊錢一個月，胤兒呢長得這樣標緻，現在已有很好的人家來求婚了。

父　是呀！真好極了，我在四五年前還是帶着二三十人周遊各處做着生意。但是後來因演技場的小房子完全燒了，受了極大的損失，自此之後無論做什麼總覺得不滿意。這幾年愈加老了，覺得在世上已不長久了所以對於故鄉很戀戀的想念着，便也不知不覺的回來了。在世上沒有多久的人，還望你們好好的看顧。（凝視賢一郎）呀！賢兒你肯替我斟一杯麼？父親近來沒有喝過好的酒哦！只有你的樣子我還記得的！

（賢一郎不應）

母　喂！賢兒，父親這樣說呢！長久分別的父子，見了面，也應該斟一杯，祝賀祝賀呢！

（賢一郎不應）

父　那末新兒，你替我斟一杯罷。

新　是！（拿起酒杯正想斟時）

賢　（堅決的樣子）放下！你決沒有敬酒的道理。

母　說什麼話？賢兒！

（父親用灼灼的目光怒視着賢一郎。新二郎和胤姑，低頭不語）

賢　（昂然的）我們那裏有什麼父親，決沒有那樣東西，

父　（抑制激烈的忿怒）什麼？

賢　（很冷的）我們若是有了父親，也不至於在八歲的時候，母親拖着我從築港投水去了。那時候幸虧母親誤投在水淺的地方，被人家救了起來。若說我們有父親在，我十歲的時節，也不至替人家做侍僕了，我們因爲沒有父親，所以把小時候了無趣味的過去了，新弟！當你在小學校的時節，沒有錢買墨買紙，你急的哭起來的事就忘了麼？就是教科書也不能完全的購買，拿着抄本，被朋友嘲笑得哭起來的事，難道也忘記了麼？我們那裏有什麼父親，若說是有了父親，也決不至那樣辛苦的了。

（珍娘和胤姑泣着。新二郎流着眼淚，老父由忿怒漸變作悲傷。）

新　但是，哥哥！既然母親已經那樣和睦着。凡事都請忍耐一點罷，好不好？

賢　（更冷酷的）母親是女人，究竟怎麼想着，我却不知道。我以爲我們若是說有父親，那末便是我們的仇敵，我們小時爲着飢餓和苦楚的事，向母親啼號的時節，母親的口頭禪就是：「都是你們父親的不好，若要怨恨，怨恨你們的父親罷。」我們若說有父親，那末他就是從我們小時就使我們困苦的仇敵罷。我從十歲就做了縣廳的侍僕，和母親糊洋火盒子的度日，記得有一時母親一個月沒有糊洋火盒子，母子四人連午餐都沒得吃。這事難道忘記去了麼？我所以拼命用功的緣故，無非想捉牢那仇人，想使那拋棄了我們的人，回過頭來看看我們罷，也無非想使人家知道被父親丟棄了的兒子，也能成立罷。我的腦筋裏從來沒有留着父親的些微愛我的印象，我的父親一直到我八歲，喝酒作樂

作樂以外面爲家，所以結局，借了許多不正當的債，帶了情婦逃走了。併合了妻子四個人的愛，還抵不得那婦人呢！在父親出外之後，連母親替我貯蓄起來的那十六塊錢的付錢摺子都不見了，

新　但是哥哥，父親不是那樣，—那樣年老了麽。所以……

賢　新二郎，你不要那樣隨隨便便的喊什麽『父親父親』認也不認識的人，突然間走進家裏來說是我們的父親，那裏就能立刻生出父子感情來呢？

新　但是，哥哥既是親生兒子，父親無論怎麽，總應該供養的，：

賢　有這樣的義務麽？自己不留餘地的圖快樂，到了老來不能做事便跑到家裏來了。不管你怎麽講，我決沒有父親。

父　（憤憤的說話，但也不過是做作的忿怒毫無實力的）賢一郎你對於生你的父親口齒這樣利害麽！

賢　你還說是生我的父親麽？你生的賢一郎，早在二十年前，死在築港裏了，你在二十年前已經把做父親的權利拋棄去了！現在的我麽！是我自己建造成功的我從來沒有受過別人的恩惠

（大家無話但聞珍娘和胤姑的啜泣聲）

父　好！好！去罷！我也曾經用過兩三萬塊錢的人，無論怎麽落魄，謀碗飯吃的事總做得到的很擾鬧了。（悄悄的打算出去）

新　呀！請等一等。哥哥若是說「不願意」，我總無論怎樣要供養父親的。就是哥哥也總是父子，不久就會回心轉意的。請等一等，我無論做什麽事總供養父親的。

賢　新二郎，你曾經受過那個人的什麽恩惠麽？我倒也受過他一兩拳的恩惠。但是你却沒有受過他一絲一毫的，你的小學校的學費是誰拿出的？你受了誰的養育？你的學費，是你哥哥些微的僕役薪金裏面拿出來的，難道忘記了麽？你和胤妹的眞實父親，就是我，我盡了做父親的職分的，就是我。你若是願意去照顧那人，也罷。不過我却不再和你說話了。

新　但是……

賢　若是有不服，就和那人一同出去！

（母女繼續哭着，新二郎默默無語）

賢　我因爲沒有父親，已經很苦了，所以很不想再叫弟妹們受苦，我連夜間也不睡，艱難辛苦的做去，才使弟妹在中學畢

丁。業。

父 （柔弱的）什麼也不再說了。我回來反成了障礙物了。我也無須連累着兒子的。自己養活自己的才能却還有的。呀！去罷，珍娘！願你健康的過活！你被我丟棄了，反是你的福氣呢！

新 （追着出去的父親）你帶得錢沒有？飯還沒有吃麽？

父 （哀訴的樣子）好！好！（正想。走。下。往。門。口。去，蹭了。一。蹭。腰摺。在。樓。上。）

母 唉呀！危險呀！

新 （將父抱起）此後有去的地方沒有？

父 （極銷沉的就坐在那裏）倒路死的，自然不要家了。（獨語似的）我本來沒有踏進這門的道理，可是一到年紀老身體衰的時候，就不知不覺的向着家鄉這面走來了，回到這條街，已經有三天了每到晚上，總站在家門口，可是門限太高，就走不進了……還是仍舊不進來的好！一個錢也沒有，跑了回來，自然誰也要輕看的……我一到五十歲就思。鄉。戀。家。鄉。總。想。帶。一。二。千。塊。錢。回。來，在你。們。面。前。誇。耀。誇。耀。但是。年紀。老了，連這。一。點。都。不。能。成。就。了。呢！（慢慢的立起來）唉！也好！總不至。連自。己。的骨頭。都。不。能。收。拾的！（踉蹌的立了起來回顧老妻一眼後開門去了後四人暫時無語，）

母 （哀訴的樣子）賢一郎！

胤 哥哥！

賢 （暫時之緊張過後）新！新弟跑去把父親叫回來！

（新二郎如飛跑出戶外，三人在很緊張的等着。新二作做微蒼白的臉歸來）

新 在南頭路上尋了一尋，不見；正要往北頭去尋，哥哥！你也來罷。

賢 （驚駭）什麼！不見？那有不見的事？

（兄弟二人狂跑出去）

——幕下——

我的學友方光燾君把這個脚本譯好給我看是暑假前的事。中間瀟湘劇社演習，徵脚本于漠，漠即擬推薦這個脚本。

此意曾與方君說過，時方君正預備歸省呢。後來瀟湘劇社一時停頓，方君亦歸。這脚本放在漢處垂兩月。今日偶然檢出，細閱一過深感此劇有介紹於中國劇壇之必要，因略以私意更異題名及譯語之未安者以付舜生，舜生得此當大喜無疑哩。

此劇爲日本現代文壇巨匠菊池寬氏所作。氏長小說而作劇家的手腕亦大足與山本(有三)久米（正雄）等競霸。現已出有菊池寬戲曲集此劇即該集中所收者。據其自序謂此劇與其唯一傑作『屋上之狂人』同爲會心得意之作。漢與方君曾同觀國劇賑同人演此劇於明治座宗澤君演賢一郎特佳，其他去珍娘去宗三郎者皆使人感動。以我所知，此劇上演於此邦者凡三次。今者聞此劇及『屋上之狂人』的英譯已上演於倫敦矣。我很祝菊池君等今後努力，更能努力建設東方的舞台藝術。并望少年中國的藝術家把筆蠭起與之爭雄長呢。

一九二一・八十一・田漢附記於東京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一)敎育研究會簡約草案之提出　今年七月大會所組織各科研究會，惟敎育研究會人數最多，現在巳由楊賢江左舜生兩君將本研究會簡約草案提出，特照錄於後，以便加入本研究會諸君發表意見。

少年中國學會敎育研究會簡約草案。

(一) 本研究會本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謀中國敎育之改進。

(二) 本研究會爲少年中國學會之一部，以學會從事敎育之會員組織之。

但不直接從事敎育之會員，對某項問題願加入本會共同研究者，亦得隨時加入。

(三) 本研究會暫定會務範圍如左：

(a)會員間交換關於敎育書報之讀書錄，及各人所有之圖書目錄。

(b)發表研究敎育之文字。并預備每年兩期之敎育研究號，即充少年中國月刊之專號。

(c)編譯教育叢書。

(d)討論關於教育學理上或實際上之問題。

(e)得用本研究會名義組織國內外教育參觀團，此項參觀團團員得有非會員加入。

(f)學會創辦學校，得由本會推舉教職，被推之會員非有事實上之障礙有服務於本學會所辦學校之義務。

（四） 本會暫設職員如左，必要時得擴充之。

(a)幹事一人，綜理并促進本研究會一切會務。

(b)書記一人，襄助幹事經理本研究會會計及會員間通信事務。

(c)出版經理員一人，經理本研究會出版事宜。

（五） 前項職員，由本研究會會員互選，任期一年，但得連任。又幹事及書記，限於同在一地之會員分任。

（六） 本研究會一切用費，暫由會員共同擔任。

（七） 每年學會開大會時，本研究會得另以一定時間討論本會會務。

（八） 此項簡約，於每年大會時，得本研究會到會會員全體同意，得修改之。

提出者楊賢江左舜生

九月十五日

（二）本學會第三屆評議員之舉出。本會選舉第三屆評議員事，現已完竣，茲將執行部報告照錄如後。

逕啓者本屆評議員選舉結果，左舜生，惲代英，蘇甲榮，李大釗，余家菊，陳淯，鄧仲澥七君得票最多，應當選為評議員。除選舉票數另行宣布外，特此通知，即希查照此致本會諸君。

少年中國學會執行部謹啓

十年九月十日

（三）會員消息

(a)楊效春鄧仲澥黃日葵 楊效春鄧仲澥黃日葵，因應東川暑期講演會之招赴川，現講演事已畢，楊君已赴安徽宣城第四師範任教職，黃君仍返北京，鄧君為重慶方面留辦教育。寄鄧君信件，暫由重慶商業場西三街二十世紀社劉泗英君轉交。

(b)王德熙惲代英穆濟波 本會會員王德熙，本學期担任川南瀘州聯合師範校長，已約本會會員惲代英穆濟波担任教職，

除穆君早由北京回重慶外，現惲君已準備首途赴川云。

(c)沈昌　本會會員沈昌君，本學期入東南大學肄業。

(d)吳保豐　本會會員吳保豐，本學期任浦東中學第三第四兩級英文教員。

(e)張聞天　本會會員張聞天，已於前月入上海中華書局担任編輯職務。

會員通信

時珍兄：

別來學問當有進益，身體好不好？還吃酒沒有？爲念。

前年你給我七千多字底長信，我雖不勉從你底主張，卻很給了我一種大影響。那封信將留作永久的紀念呢。其實動的修養和靜的修養，精神上根本上全是一樣的，不過態度上方法上有些差別罷了。我還想有機會再和你科學地討論到修養問題。

我差不多有半年沒得讀少年中國了，不知道她正注意些甚麼問題。聽說她要出兩期宗教號，同時北京底基督教徒也因此組織了一個宗教研究會，可知宗教問題甚爲國人所注意。可惜我學問不足，對於他沒有甚麼研究，不能系統地發表我底主張。不過我想少年中國學會同志最大多數必是反對宗教的。我們底氣質和教育和歷來經過底環境，都很有以異乎人底地方。我們不信宗教，從我們底地位上着想，當然不錯的。如果以自己底地位推斷一切，便輕於說宗教無存在底餘地，凡信教的都是不開化的民族，那卻太類乎晉惠帝問饑民何以不食肉糜了！我願把這個問題試和你商量商量。

凡是在社會上存在底東西，必有他所以能存在底根本。我們空口不承認他，他在事實上還是存在自若。即如不實行社會革命，空口不承認一切上層階級底行爲，是最無聊而可恥的。宗教在人類生活上占很大的勢力，占很重要的位置，是不可掩的事實。我們要問他該不該存在，從理性上估定他底價值，是第一步的義務。第二步，已決定他不該存在了，再研究他所以能存在底性質，然後從根本上推翻他，代以相當的東西。

宗教是從人類底弱點自然產生的。他底根本建築在人類的弱點上。那麼宗教底生命，直將與人類底弱點共其存亡。人類最

大的弱點莫過於愚昧。他底知識雖逐漸進步，而終究不能開發愚昧底萬一。就是開發了一層又現出一層；開發了一層又現出一層。他爲他底生活向上起見，生來便有種種欲望。這些欲望迫於感情的衝動，絕不是知識所能主宰的，不過略受相當的影響罷了。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求無涯，殆已！』這實在是大自在大解脫的知識。但莊子自己卻那裏能忘情於智識？他要眞不留筆跡在人間，便可算澈底了。畢竟那裏能？歸納起來，人類唯一的，究竟的欲望是求快樂。而求快樂又有兩方面：積極的求快樂；消極的避苦痛。他在最初純是一團愚昧，由智識底進步而欲望也隨着進步。求快樂底感情是希望。避痛苦底感情是恐怖。由欲望和感情的衝動相伴而生宗教的意識。於是就知識進步影響於宗教進步的，得分過去宗教底進化爲六個有等差的時代。

（一）原始的拜物教。 這個起原得最早，或者在二三十萬年前石器時代便已經有了。這是人類最愚味的時候。宗教底本體是人。他底對象必是人所驚奇而不能解的東西，至少總比人要大些。人遇着這種驚奇而不能解的大東西，便不覺不勝恐怖，或者偶然和他們底禍福相擂，更足以增加他們底恐怖。於是不知不覺，便會於下意識的心理狀態之下，由直接經驗而生神祕的傾向。於是絕端信仰那樣東西，便以他爲崇拜底對象。小孩子底文化程度恰等于野蠻人。我們回想小孩子底時候，把甚麼東西都看作和人一樣有知覺的，便可以想見野蠻人底精神生活了。我們再回想小孩子底時候，以下雨爲天哭，以打雷爲天怒，以陰霾爲天愁，便可以想見野蠻人崇拜天底觀念了。詩經說：『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因爲天比人要大些，是很可恐怖的。又說：「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說：『不甯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因爲天變也比人要大些，也是很可恐怖的。論語上說：『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竈。』因爲奧和竈都比人要大些，都是很可恐怖的。我曾在泰山日觀峯親見兩個日本人念咒拜太陽，都是拜物教底遺型。我們再回想小孩子底時候，偶觸一個石頭傷了脚，便把那個石頭一擲，其實也有拜物教底背景。我們所以敢擲他，不過因爲他比我們小些，無足恐怖罷了。

（二）曖昧的二元論。 智識稍進步，卻不十分進步，便模模糊

粉地認識身心是兩件東西。塊然的天然現象，已知道是沒有生氣的了。但總相信在塊然的天然現象以外還有一種靈魂。在這個時代，人類底欲望也隨着智識稍進步。他們一方面仍是恐怖比人要大些的東西，一方面卻希望自己靈魂不滅。並且家族制度既成立，社會逐漸穩固，同情愈發達，於是孝子希望祖宗底靈魂不滅，成功祖宗崇拜。同時又希望子孫發達，驚奇於陰陽之理，於是崇拜圖騰，崇拜太極圖，崇拜皇天后土種種。同時又不能不推而承認一切東西底靈魂，雜以禍福趨避底觀念，於是妖精崇拜，偶像崇拜，符籙崇拜種種便跟着起來了。詩經說：「蝃蝀在東，莫之敢指。」這是認識天地有性別的，比原始的拜物教大有高下了，可以說是進步的天然崇拜。

(三)多神教。智識再進步，以前的劣等自然教又不足以饜足欲望了，於是高等自然教應運而生，或成功神話的宗教。中國中流的道教也產生在這個時代。五方五帝，就是宰制諸天底神。更在人鬼之中進一步選其在生有功於人的，奉為各種事業底神。如穀神為神農，蠶神為馬頭娘，姻緣之神為月下老人種種。在恐怖一方面，他們固為着祈福；而在希望一方面，其狡黠之徒，又未嘗沒有吃冷豬肉的野心！至於星相，堪輿，扶乩種種數術，也當和多神教相應。把自然的宗教應用到人事上去，已經和準倫理的宗教很相近了。

(四)準倫理的宗教。宗教底進化，是由自然的趨向於倫理的；由多神的趨向於一神的乃至於無神的；由愚昧最多的趨向於愚昧較少的；由純感情的趨向於意志成分漸多的。實在就是人類自覺逐漸擴大罷了。在自然的宗教裏，只可以說他是人和神這個東西底關係，其支配道德行為底意識還很薄弱，其價值很有限。智識更進步，統一的觀念愈發達，於是認識唯一無二的上帝。以上帝底意志定幾個道德條件，作為人生信仰，而以種種隆重的儀式為行為底制裁，其精神全是形式的，和純倫理的宗教相去正遠。詩經上說：「上帝臨汝，勿貳爾心！」正見這種精神。如婆羅門教，猶太教，回回教種種，都屬於這段階級。中國進步的祖先崇拜，其隆重的儀式正多。如三年之喪，祭禮，冠禮，婚禮種種，都是用來規定行為底形式。家庭這個東西，更比甚麼儀式還隆重。至於他底道德條件，在積極方面只有一個孝，而以孝演繹到一切行為。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禮記更把事君不忠

涖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種種，都歸納到不孝裏。至於詩經上說：『誰其尸之？有齊季女』。那更是他形式具體的表現了。

(五)他力的宗教。 純倫理的宗教都是出於自動的，其宗教不在乎外部底儀式，而在乎內部底精神。這是智識更進步，意志成分滲雜得更多底結果。耶穌說：『上帝是一個靈，所以他們崇拜他的要在靈和眞理裏崇拜他』。在這裏自覺又明白得多了。但他再可以分爲自力的和他力的兩種。他力的宗教還要藉身外一件東西來做對象，表示意志，還不算大强。耶蘇敎倚賴上帝，墨家遵從天志和人鬼，淨土宗念佛，儒家信託祖宗，都是一個道理。中國天然的國敎是祖宗崇拜，儒家集先聖先王底大成，實在是祖宗崇拜底嫡派。但根據於中國底特殊國民性，儒家以時之聖相號召，最善於適應環境，他們底宗敎也就與時俱進。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儒家。他們拜天底觀念很薄弱，不過偶然不得已而用之。泰誓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可見得他們早不承認除了人心以外還有一個天。又說：『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更可見他們是把這個當一種愚民政策。至於他又說：『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這卻是誠心誠意發揮孝道了。惟其岳飛背上刻了『精忠報國』四個字，所以『莫須有』三個字可以成獄。這都是以他力的宗敎支配行爲的。

(六)自力的宗敎。 他力的宗敎，確信有神這個東西，自力的宗敎，卻假定有神這個東西。他力的宗敎看神這個東西是人做不到的。如耶蘇敎最多做到瑜伽使神人冥合，卻不能使人是上帝，自力的宗敎，如釋迦牟尼假定一個涅槃，卻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不但人人都可以成佛，甚麼東西都可以成佛。法句經說：『自淨其心，是諸佛敎』。甚至於有罪的人，也一轉念便行了。如廣額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又如孔子底法天合道，都是以爲人人都做得到而不假外求的。宗敎進化到這裏，差不多形式快會脫盡了。不消說他有很熱烈的感情而更有很堅强的意志。這是明知明昧沒有神，卻假定一個來安慰我們自己的。這種事實，當然在現代已經很普遍，就目前說可以說他是宗敎最後的進化了。

從這六個時代看來，可見宗敎也是進化的。並且他爲應人類

進化底要求，隨時增高他底地位和價值。科學滿足人類底知識。他卻滿足他底感情，輔助他底意志。凡足以滿足我們底欲望，使人類生活向上的東西，我們當然承認他是善的，是道德的，當然要許可他存在。人類生活不止知識一面，並且我們知識底欲望無窮，每每求到究竟又非科學所能答覆，那麼為安慰感情起見，隨各人知識底等差去奉一種宗教，是勿須我們反對的。並且宗教底形式不一，意義也有種種。我們一定要破壞所有的一切宗教勢必要教他們來跟從我們，豈不是我們又成了一種新宗教了麼？即使我們廢棄一切假定，或者不是宗教，但我們底感情不能安慰，生在世界上有甚麼趣味？因此我決定宗教有存在底價值。

並且人類儘管進化，他底智識儘管進步，而他所經歷宗教的經驗乃至於一切經驗，全在他氣質裏還刻着層層的痕跡。我們是第六期底人，或者信仰第六期底宗教，或者沒有宗教，或者進而信仰將來第七期底宗教，平時自然和當代的空氣相容了。假使偶然遇着特別的機會，覺可以發現第五期第四期以至於第一期底信仰。在第五期或第四期的等等，也可以類推。例如我們中國人大體是主張無鬼論的，但我們家裏卻無不有家龕供着祖宗。難道我們獨承認祖宗有鬼麼？又如詩人在修辭上應用擬人法底時候，常發見拜物教時代底感情。周作人教授底小河，胡適教授底秋聲都寫出草木說話。難道他們不知道草木不能說話麼？又如袁世凱因圖滿足做皇帝底欲望而信仰堪輿，難道他不知道方士不可靠麼？又如孫逸仙博士本是一個基督教徒，而他在南京政府成立後，卻公然去拜過明孝陵，三個月以前，他又在廣東主張官吏宣誓。難道他忘卻這些事違背基督教義麼？又如這次甘肅大地震，有回回教徒六七百人當天禱告終久給崩山把他們壓死了，難道他們還不脫拜物教底習氣麼？又如我自己，我自幼便讀過無鬼論，至今也不奉宗教，但有一次我底媽病篤了，我們弟兄姊妹服伺了幾個通夜，病更加緊，我和我底二姐再想不出法子，便忽然得一種感興，於是我們倆祕密商量做了一道文書，暗地燒在竈前，禱告玉皇各願減壽一紀，以益母壽。當夜她底病就鬆了，再過三四天就全愈了，我們暗暗稱奇。後來仔細一想，才自己好笑。難道我們真信仰下流道教麼？他如孔子修春秋絕筆於獲麟，就是拜物教底感興。再如敬奉國旗，就是圖騰

崇拜底遺習。甚至於如最近克魯泡特金死了，廣東一般信仰無政府主義的為他開追悼會，更覺不倫不類。這些例不勝枚舉，都是迫於感情底衝動，非這樣做去不痛快的。我們於必須痛快時，便求其痛快好了，又何必顧忌知識，便我們皇皇不安呢？那麼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同時含各級文化不同的宗教氣質，是無大妨礙的。因此我決定對於各級文化不同的宗教，都該讓他們自生自滅。

中國有不立名目舉國一致的國教，就是祖宗崇拜，前面已說過了。中國民族天賦一副籠統的腦子，善於調和。所謂「有容德乃大」，成了萬古常新的金科玉律。中國至今沒有個人的宗教，所有能存在的都是社會的。中國家族制度成立以來，就有祖宗崇拜，至今經過很多的進步而根本還沒改。這是要和家族制度共其存亡的。拜天專是皇帝底事，差不多和衆人沒有關係，因為皇帝是天子，他拜天是當做祖宗崇拜的。中國國民性既富於容德，所以從有祖宗崇拜以來，一直經歷四五期進步，而各期宗教的精神還能同其存在。他不但能容本身昨日今日在一起，又能和他教相容。所以外國所有的宗教，到中國來都能出售，而他們都要變顏色。所以在有清下半葉竟盛行三教歸一論。甚至於他們拜人鬼底時候也不分畛域的。例如世俗所供底淫祠，如女媧氏蚩尤大帝種種，都不是漢族的。惟富於容德，所以無爭。惟其無爭，所以沒有人能和他爭。惟其沒有人能和他爭，所以他底勢力確乎其不可拔。三四年前，大家鬧國教問題，都只是政黨爭權利底政治作用，算不得爭宗教爭信仰。其實就定孔教為國教於儒家絕不會多；不定他為國教也絕不會少。因為勿論怎麼樣，祖宗崇拜還是在社會上存在自若的。我看中國絕不會起宗教戰爭。任何外國的宗教，也天然不能在中國發展。或者他們能帶些和中國國民性相合底好風俗習慣來；其不好的當然會消極反抗轉去了。因此我決定外國在中國底宗教都不必撲滅。

中國基督教是很腐敗的，勿庸飾言。但他們對於中國也曾有相當的貢獻。他們底貢獻不在正面而在反面，就是促醒中國社會底自覺。如今中國社會已自覺了，他們底弱點更層層暴露出來。他們所辦底學校很多，而始終沒造出幾個有分量的人才。目下一般社會對他們都取一種不信任的態度，這是他們親自弄壞的，我絕不忍有意說他們不對。但他們自己已漸行改良生命～～

第一期上有一篇徐寶謙君底演說基督教新思潮，很能不怙過，說出他們底腐敗情形，條陳改良的辦法。我相信照那樣改良去，他們必能爲中國社會做些實際的貢獻。但後來我和幾位外國教士談到這個問題，美國都春圃牧師卻批評他是外行，他說果照那麼改良去便不成其爲基督教了。宗教底守舊是很尋常的。只是徐君對於基督教是外行，而對於中國國民性卻不是外行。一般教士卻正和他相反。他們再有好的道地基督教要違背中國國民性，是絕不會傳得成功的。但他們已有的社會設備頗不少。撲滅他們既勢有所不能；希望他們自己改良卻能使社會得些好處。並且他們此後要想在中國謀很大的擴張實在也是不容易的。

大抵一種宗教，其創始總有些好處，愈到末流，其弱點愈多。我們既認宗教有存在底價值，便不可不隨時創造新宗教。現世界很有創造新宗教底必要。就是勞農俄國那種宣傳布爾塞維克主義底形式也就和宗教無異。我相信無論個人社會，要是他沒有信仰，絕不會給他成功甚麼事。就現有的種種宗教看，就是第六期底宗教也不能使我們滿意。因爲他們所假定底對象雖然在我，卻還不就是我。於是他們易流於崇拜活偶像。有人詆絕端歐化主義的爲崇拜洋偶像。其實偶像之中儘有等差。崇拜洋偶像雖不必就比崇拜土偶像好些，而洋偶像之中總必有好的，和土偶像中有好的一樣。我們要讓人人都思考一遍才加信仰，不但事實上不可能，就爲社會底能力計也不經濟。不過社會上不可不隨時保留着一種批評，看那些偶像該不該崇拜罷了。第六期底宗教互立宗派，入主出奴，消磨社會底能力不少。假使將來有新宗教被創造出來，必會是唯我的宗教。這種宗教，要完全建設在自覺上固不待說；而其所信仰底上帝更不可不就是我。我就是除開我以外更沒有上帝；我自己宰制我自己，同時也爲宇宙底中心。我自己有崇高的人格；我底人格自然會啓示我往倫理的路上走。他底容量最好是無限大；不然便甯肯等於零。大學中庸底方法是取無限大的。謨罕默德說：「不奉吾經典者受吾刀劍!」這卻是等於零的。兩種底究竟目的全是一樣。我想尼采底超人哲學，至少要在這種宗教裏佔位置。這種宗教以人爲本位，而調和於大我小我之間。他更以通過科學和藝術爲成立底條件。不以恐怖和希望爲信仰底條件，而僅依據於無所爲的愛。我

期望他將來能成一種替代一切宗教底宗教。

這種新宗教是從那裏發生呢？我以爲絕不在斤斤於反對舊宗教而在他自身底積極建設。譬如信仰堪輿星相種種的，全是出於愚昧。那麼我們不必攻擊他們底信仰不對，但怎麽樣使他們知道所以不對底道理，讓他們自己去裁奪好了。他們道理已經知道得狠明白了，卻在感情上務必要保存他些形式，如果這些形式無害於人類生活底向上，自然可以容認他們的。至於關係經濟組織的，卻尤非根本改造經濟組織不爲功。如中國舊家族制度底不良，要不受近世紀交通經濟底影響，衆人必不會覺得的。並且就覺得也推不翻。目下事勢所趨，有不能不崩壞底必要，我們就不攻擊他，他自已也保持不住。不過我們不管他，他只會漸變成西洋式；我們要管他，他卻能走到西洋式底前面去罷了。

近日羅素教授在中國反對宗教，常有所聞。可惜我讀他底東西太少了，不能一一舉出來反駁他。我很不願找人家辯駁。他缺乏學者底態度是顯然的事實，還不要緊。但就他底演說宗教底信仰看去，卻全是一個宗教家或革命家自已宣傳主義底感情話，因爲他只說一面，太抹煞宗教底好處了。他所說宗教底壞處，我都承認，表示我不是以感情反對他。但有許多壞處都和中國無關，就在外國也是必然的結果。以必然的結果斷定一件事底價值，只怕太寃枉了。

他說宗教是殺人的利器，完全不錯的。卻是人間固有以殺人或其他種種殘忍行爲爲美的，又將怎麽解釋呢？我看所有的主義學說都是殺人底利器。就是他自己著底到自由底路，至少也是一把鈍刀！大概不能殺人流血便不足以表示他底主義學說有價值。即如卞和刖足，他的璧才有價值了。他要是悔罪圖免，卻並他自己也沒有價值了。這豈不是以流血換價值麽？信仰底後盾便是流血！馬克斯主義再昌明一些，殺人底事還要厲害呢？國家主義教人爲國家流血；禮教教人爲家族流血；唯物史觀教人爲階級流血；託爾斯泰教人爲無抵抗主義流血。說到究竟，同是殺人底利器！但是在這些殺人底利器裏，他們自己都不是殘忍也並沒設意要殺人流血，全是一種不得已的機械行爲。所以他們殺人是道德的，而自已流血也必不爲痛。不過這是從客觀的事實敘述的，我自已卻絕不忍見世界上有這種不幸的

殺人流血。

他說：「以主觀的感情代客觀的事實，便眞理朦蔽，不能明澈。感情工夫易流於僞。以感情作事，徒有熱心，無濟於事。事實信仰，當脫離感情。若以感情代事實，沒有不生出弊害的。」這些話也不錯的。但我們在知識上不信仰有上帝，在感情上信仰有上帝，於眞理也並不朦蔽。宗敎藉以輔助行爲，並不必牽動科學。至於作事卻全靠感情和意志，所須乎知識的倒很少。卽如研究科學，其動機當然根據於求知識底欲望，實受感情底衝動。在衣食住物質生活既滿足以後，感情進步的要求只是美。飽煖而蔽風雨之外，更得鮮衣美食闊房子，乃至於各種的藝術，我們便享樂物質的美。就科學得到些知識，或如勞心精思，一旦有所發明，我們又享樂智慧的美。如果在明白的人生觀上或宗敎上得一種實行的愉快，我們更享樂道德的美。這幾種美都是我們底欲望所要求的。怎麽能偏廢呢？

他又說，宗敎是守舊的。這更不錯的。但人類無有不守舊的。守舊是人類底弱點，而在好的一面，卻能使我們以最短的時間得最多的經驗。人類假使不守舊，那麽一切前人所發明過底現成東西，都須經我們自己去發明過一番，我們再經幾十萬年底歷史，也必永保原人時代底文明，不會有今日的進步。我們平日很可惜我們善忘。其實善忘對於我們底思考上很有作用。我們假使記事一一不忘，那麽回想一天的經過，必得花一天的工夫，我們還有甚麽事可做呢？守舊正和善忘一樣。不過這都是極而言之，過了相當的限度都有害的。宗敎守舊底救濟，在乎隨時改良。我們就使依羅素敎授底理想組織一種新社會，在他自己那種標準裏，還是要有相當的守舊才行的。

這樣看來，足見宗敎底存在，根本不成問題。有人不奉宗敎而感情能安慰的，我們當然要聽他。其非有宗敎不能滿足的，我們也得要聽他。如實驗主義所以不使我們滿意的，只爲他太淺薄，但他自有他相當的長處。他一定要以玄學是不對的，我們便不敢承認他了。總結一句，我底意思是要創造新宗敎，不是要反對舊宗敎；是許可舊宗敎改良，不是要根本否認宗敎底存在。

我這幾天精神有些煩悶，專靠我自己底假定作安慰品。但我寫這封信，很經過些煩難，幾次寫到中間想不寫了，也全靠我自己底假定幫忙。我想到甚麽話就隨手寫出來，所以拉雜不堪，毫

沒有系統。我還是兩年以前在北京路涉獵過一點宗教常識，敢談這個問題全憑大胆，一定紕繆的地方很多。我想在少年中國學會裏，你或者有較深的興趣和我商量這個，望你指教我不對的地方。

你給仲蘇底信說，你底心你可以保險，我敢藉你底話對你說，我底心我自己也可以永久保險，並且今天底心，還是二十年前底心；我們相別是沒有甚麼要緊的，只要彼此底心能自己保險！

我甚好。進步甚少；但有進步。

願你長好！

弟白情

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七日，美國

少年世界特刊

婦女號

兩冊連買四角五分

【少年世界第一卷第七期目錄】

（接下板）

【少年世界第一卷第八期目錄】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出版預告

胡適文存

分上下兩冊：上冊，講學的文；下冊，關於文學的文。

西遊記

加新式標點符號和分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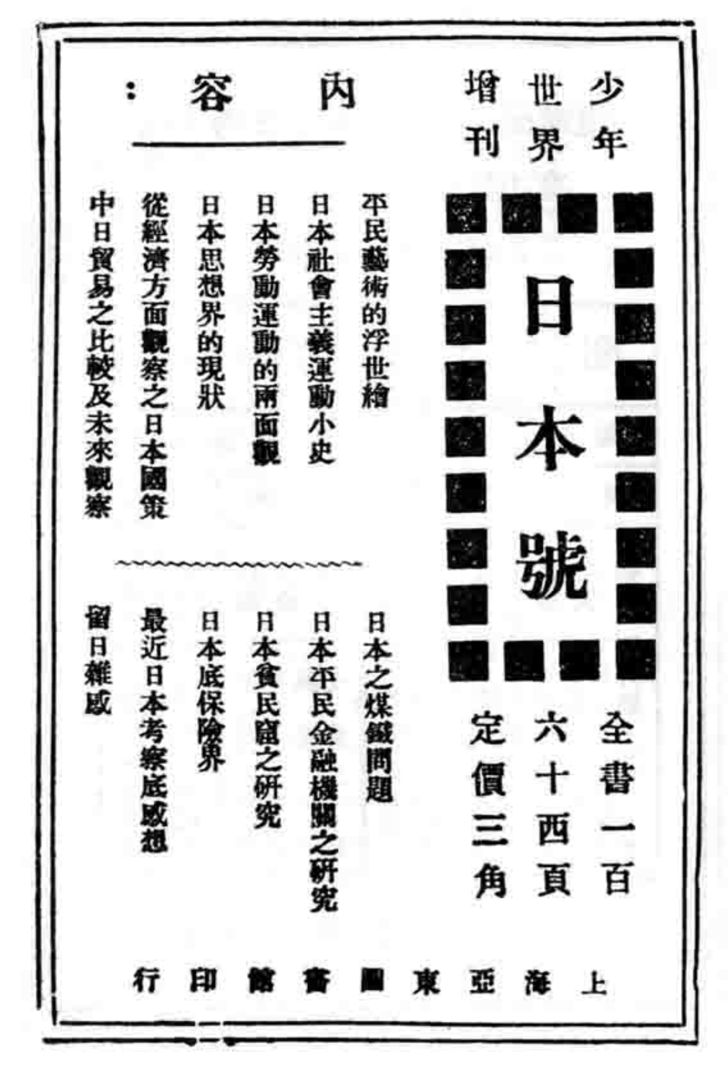
鏡花緣

加新式標點符號和分段的。

草兒

康白情先生的詩集。(1)從"草兒在前"一詩起，至九月二十七日赴美止所作新詩；(2)附錄舊詩詞數十首；(3)附錄"新詩底我見"一文。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少年中國第三卷第三期

民國十年十月一日發行

編輯者　少年中國學會

發行者　少年中國學會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亞東圖書館

英文通信處如下：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L.84-85 Canton Road,
Shanghai, China.

定價		郵費		
		國內	國外	
每月一冊	一角二分	二分	日本	其他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二角	二角	與國內同	每冊六分

(如遇特刊號價須另加)

少 年 中 國 學 會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本學會的宗旨:—

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Our Association dedicates itself to Social Servi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order to realize our ideal of Creating a Young China

本學會的信條:—

(1)奮鬥 (2)實踐 (3)堅忍 (4)儉樸、